

3346

新時代的曙光

蘇聯·淑雪兼珂著
斯 曠 譯



版出店書 燕海

3396

✓ M6
I 52.45
301
3



3 2173 5521 7

新時期的曙光

蘇聯·淑雪兼珂著

斯 曠 譯



1940

古史學史料徵輯會

作者自傳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泰瓦。父親是藝術家，出身貴族。一九一三年畢業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未畢業。一九一五年當了義勇軍向戰線去了，受了傷，還被毒瓦斯所害，心有點異樣，做了參謀大尉。一九一八年，當了義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從事文學了。我的處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報上。

目錄

一 回憶會.....	九
二 卡斯霞諾娃同志的話.....	一〇
三 幼年時代.....	一三
四 在工廠裏.....	一五
五 鄉村之行.....	一八
六 在基夫.....	二三
七 杜拔沙娃將軍夫人.....	二六
八 新廚子.....	二九
九 將軍夫人的客人們.....	三二
一〇 快樂的日子.....	三五

一一	二月革命	三九
一二	意外的會面	四二
一三	在門檻上	四六
一四	新生活	五〇
一五	十月革命	五六
一六	重返基夫	六〇
一七	在行進中	六三
一八	席托米爾之行	六七
一九	一個危險的差使	七二
二〇	一段夜路	七七
二一	逮捕！	八二
二二	第一次審問	八八

二三	第二次審問·····	九四
二四	意外的轉折·····	一〇一
二五	在辛弗羅保爾·····	一〇九
二六	手與心·····	一一三
二七	蜜月·····	一一九
二八	在雅爾脫·····	一二三
二九	一次找尋·····	一二八
三〇	撤退·····	一三一
三一	家庭戲劇·····	一三六
三二	尾聲·····	一四二



Dawn of the New Day

一 回憶會

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晚上，在列寧格勒一家工廠裏，組織了一個回憶會。

誰願意，誰就談談過去戰鬥的日子，談談他或她的參加革命，英勇的事蹟，以及跟著名革命家的會面。

大家交換着回憶的話；不用鋪張和儀式，會場上不設演講壇。到會的人只須一邊喝着親切的茶，一邊侃侃而談。這給他們活潑和自然的機會。那一晚上，我的筆記簿上橫橫直直塗滿了有趣的記錄和小說的題材。

其中有一個廖涅杜夫，就是廠裏的理髮師，他使他的許多聽衆

聽得很有趣。他極有味地講述他在革命以前的經驗，那時他在莫斯加亞街上一家時髦理髮店裏做工，給形形色色的將軍和大公爵剪髮修面。這班主顧都是一點差不起而且強橫霸道的，修面時不准他手指碰一碰他們高貴的皮膚。大家都笑了起來，當廖涅杜夫細說他過去種種有味事情的時候。但這個以後再說吧。……

廖涅杜夫講完了時，一個在二月革命中受過傷，姓珂魯珂夫的老鎖匠短短說了一段話。他說起跟警察巷戰的事情，他就在一次巷戰中受了傷。

最後一個說話是安娜·卡斯霞諾娃同志，她是工廠委員會的委員，若干時前得過紅旗勳章的。

二 卡斯霞諾娃同志的話

卡斯霞諾娃的話特別有趣而攝人心魄，她講着一段長長的生活的回憶，革命的

回憶，內戰的回憶，著名的沛萊珂普之戰的回憶，以及俄國上層階級的向國外逃亡的回憶。

這是一個在革命變故的鎔爐裏打過滾來的人的事蹟。

她一開口，我就覺察，這個以簡單平常的口吻敘述生活經歷的，不是一個平常的婦女。她說下去時，她的事蹟使我們感到一種特殊的，內在的意義。

人人都被她的話講得入了迷，一個半鐘頭不知不覺一下就過去了。

在休息期間，我接近了卡斯霞諾娃同志，請她准許我把她的生平寫成一部小說。

「請不必寫，如果只因爲它聽來有趣，」安娜·卡斯霞諾娃說。「我不歡喜人們把我的事蹟當作談笑資料。但是倘使它對於革命運動有所助益的話，那麼我願同意讓你寫。」

「但我剛纔對你們講的，」她又說道，「都是極舊的史跡。我們現在的興趣在

於別的事情——我國的建設和發展。這個關於我生平的舊故事，目下在文學方面，也許不像其他摩登的題材一樣地有用。」

「使我們那麼大感興趣的，恰好就是這個「舊故事」，」我說，「因為要是沒有這一類的故事，也許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切，就都不會存在。」

結果我們商量好：當我寫完了小說，我們就會一會面，好讓她改正她也許會在小說裏發現的什麼錯誤或不符合事實的地方。

事實上她在我作品中並未發現什麼嚴重的錯誤，所以安娜·卡斯霞諾娃同志就准許我發表她生平的故事。我必須特別說明這個事實，就是在我的作品中，我從頭到底竭力保存主角的一切的癖性，她特有的說話腔調，用字和風度。

然而在我開始我的故事以前，我要先就卡斯霞諾娃的外貌說幾句話。

她中等身材，略顯豐滿。她現在大約四十歲光景。她生着藍的眼睛，栗殼色的頭髮，有點兒橫闊的面孔。她在青年時代也許是極其俏美的，因為她生就那異常健

康的俄羅斯式美人的體態，充滿着力量，自信和一種可佩的鎮靜。

以下就是卡斯霞諾娃告訴我的話。

三 幼年時代

我出生在一個工人階級的家庭裏。我的父親拉夫倫鐵·卡斯霞諾夫不是在田地上做工的。他是一個廠工。他在一家製糖廠裏作工。我們住在離開基夫四十公里的地方。

但他在日俄戰爭期間，因為參加廠裏罷工，而遭了逮捕，被押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他就此永遠沒回到我們那裏來。

這事以後，倘使我可以這樣說法，那麼好像一個炸彈在我們家裏爆發了。我的父親不回來，我的大哥哥，一個十七歲的孩子，到了波斯去，在那邊住下了。我的

一個姊姊得了腎病。她得病以後就過世了。我的母親爲了這一切，開始像一堆搖動的火焰一般熄滅下去，不久她也死了。

所以，在七歲的年紀，我就做了十足的孤女。我僅有的親戚是一個住在基夫的姑母。於是這一位姑母就被請來看看該怎麼辦。我的姑母看見我只賸了一個人，吃了一驚，她把我送到一個鄰近的村裏，在她的一個富農朋友的家裏，做照顧嬰孩的婢女。

這個富農是一個大家庭：他的親戚們；他自己；兩個兒子，一個叫密歌卡，一個叫恩杜歌卡；和一個嬰孩叫芬霞，就是要我照顧的那個。

我只有七歲呀。你想像得到，那樣的年紀，我會照顧什麼嬰孩呢！或者說，那時要我照顧那個女嬰孩，這是多麼有趣呵！

我將終生記着這個富農的家庭。這富農是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農人，一個照例的奴隸監督，麥克辛。但也夫。

他雇着幾個日工爲他耕種田地和照料牲畜。

四 在工廠裏

這個富農但也夫明白我嬰孩照料得怎樣以後，決定把我送到一家工廠裏去。

他把我送到我父親生前做工的那家工廠裏去。

我就開始在製糖廠做工。我在廠裏一天做十二小時的工。

我回到家裏時，家裏也沒有休息給我。我繼續在家裏做工。我搬木頭。我收拾披屋。我把那幾頭牛趕上牧場。我餵雞餵鴨。我還照顧芬霞。而下一天早晨五點鐘，我又到廠裏去。

我要給洋娃娃玩，或者同別的孩子東奔西跑，但我得不到這個，我得到的是那樣。

製糖廠裏，孩子們做零工。孩子們在那裏拾甜菜。每一個孩子都有一種鐵鈎。我們就拿這些鐵鈎，走來走去拾甜菜，因為甜菜被他們裝進簍子裏去時，老是要掉下的。

我九歲時，從這種比較輕易的工作，調到切甜菜的工作台去。那裏有一種特別的箱子，甜菜必須丟到這些箱子裏。我們做孩子的呢，我們必須拾起甜菜的碎片，把它們丟進這些箱子去。

但當我十二歲的生日來到的時候，我自己也坐上一隻工作台了。我在那裏須得切碎甜菜。我做這個一直做到十五歲。

對於這個工作，富農但也夫每月給我一個盧布。但他自己却從我身上最初拿到三個盧布，後來八個。

他就一直從我身上每月拿到八個盧布，拿了六年。

但我仍舊只拿他一個盧布。靠這一點錢，我得給自己買靴子做衣服。

對於我從他那裏得到的每一個可憐的盧布，他總要我感謝他，好像感謝一個恩典一般。我卻的確真心地感謝他，因為我不會懂得，原來事情可以不是那樣的。我不會知道，從革命的觀點看來，這是一種可恥的行爲。我什麼都不懂得。我，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好像生活在一個繁茂的森林裏面一般。

只有在革命來到的時候，我才開始懂得一些事情。

但在革命期間，我不再爲着但也夫做工了，我在基夫當廚子。我仍然記着那剝削。那時我突然記起他怎樣給我一個盧布，而把其餘的都自己留下。而且，除此之外，他又怎樣叫我在家裏做工，弄得我二十四小時之中，從沒睡過五小時以上。

當我記起這一切時，我簡直無法抑制自己。我氣得發抖，我甚至決心要到那村裏去，好跟但也夫開一次談判。

這是在二月革命之後不久的時候。

五 鄉村之行

那時，我差不多十九歲。那時，我說過的，我在基夫生活。我做僕人，就是廚子。

我突然記起這種剝削，而且決心到那村裏去，這是我心靈上一個異乎尋常的大變動。

我叫自己相信我必須到那村裏去，但是實際上，我在那裏絕對沒有一點事情要做。

然而五月間，我却真的到那村裏去了。我到但也夫的住宅去。他坐在門口曬着春天的太陽。

我已經三年沒見他的尊容了，但我並不向他點一點頭。他也不對我點頭。

「你闖進別人的院子，幹什麼？」他粗暴地說道。「人家打算怎樣？」

於是我難以抑制我的憤怒，對他說道：

「你自己從我身上拿到八個盧布的辰光，你這缺德的老無賴，你爲什麼給我一個盧布？你知道那從革命的觀點看來叫做什麼呢？」

可是但也夫却報以大笑，叫他的兩個兒子密歇卡和恩杜歇卡把我趕出院子。

於是，我因爲革命並未解除我心靈上的痛苦，而感到了驚愕。我後來纔發見，原來這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原來它跟我們絕不相干。我們必須等上六個多月，等那另外一個革命，就是人民革命，這人民革命纔把一切都弄得妥妥貼貼。

不論怎樣吧，總之，但也夫笑我的話。他笑得那麼厲害，以致他差一點就喊不出密歇卡和恩杜歇卡來。

當密歇卡和恩杜歇卡奔了來時，我吃了一驚，我在基夫這三年中，他們怎樣長

他們恰像壯健的小馬。

但也夫對他們說道：「來，趕掉這個麻屑頭髮的雌狗頭，她從基夫帶了狗屁到我們這裏來。」

富農的大兒子密歇卡不願趕走我。「不要這樣！」他說。但另外那個兒子恩杜歇卡可像野牛一般向我撲來。

他開始踢我。接着，他把我拖出院子。我們一同到街上。我們突然在那裏停下來，面對着面。

他笑了，說道：「安葉脫卡，我比你趕出院子，因為爸爸叫我趕。但是倘使你要在我們這裏找事情做，那麼你可以留下，給我捉蚤子。」

他揶揄的話使我眼前的一切都變成了漆黑。因為他癡獸的，侮辱的話，我神經也失常了。

我突然抓起靠在井上的一個木輓，就打恩杜歇卡，那富農的兒子。我打他兩

下，又一下。隨即，我相信，我就開始用那木棍把他打個不停。

他突然驚惶起來了，當他看見我的憤怒的時候——他想不到一個女人會憤怒得那樣的。

他惶恐地喊道：「救命啊！看她在怎樣對待我啊！」

但接着他突然奔回家去，鼻子上流着血。

我清醒過來，走開了。我甚至頭也沒回過去看看有沒有人追我。我記得，那時候我是滿不在乎的。

我後來纔知道，但也夫老頭兒要親自用他的散彈鎗來放我，但是不敢放，因為他們告訴他，我是市蘇維埃的委員。

但那時我不明白他將要怎麼辦，一點不怕地向前走，意思是以後永不回去了。

但隔了十二年，我却真的回去了。十二年以後，我在那一區。是故意回到那村裏去的。

但這是在一九三〇年了。

我就那樣回到那村裏。我到但也夫的住宅去。

但我發見，但也夫老頭兒早已動身到陰間去了。他的兩個兒子密歇卡和恩杜歇卡都已被送到了別處去。我沒法在那裏找到他們的任何親戚。

他們的小屋子用作了圖書室。

我走進去。

而當我走進這圖書室時，想想一切事情經過的情形，我突然大笑了起來。我是從來不殘忍的，別人的受苦總打動我的心。但當我走進那圖書室時，我却真的大笑了。而當那圖書室管理員問我「你笑什麼？」的時候，我就照我當時所有的極其天真樸實的心情回答了她。我對她說：

「我笑，是因爲已經發生一個人民革命，這革命滿足了我的希望。」

不明白這一切是什麼意思的管理員，於是說道：

「也許你要拿一本書來讀讀，提高你的文化水準吧？」我現在是不大記得了，但我想我的確拿了本把什麼書的。但我在那些日子並沒讀這本書，因為我的心，那時候，即使沒有書吧，已經充實極了。

六 在基夫

就革命以前的時代而論，我跟那個富農但也夫一同住到我差不多十六歲。

而當我十六歲的時候，我的一個本來在製糖廠做工的朋友，從基夫來到了村裏。

他歡喜我。

他對我說：「安納歇卡，擺脫你的富農但也夫，讓我們到基夫去吧！我會在那裏給你找點工作。我自己在基夫一家油漆店裏做工。倘使你高興，我們在基夫可以

在星期日見面。」

於是我就真的擺脫了我的富農，我真的到基夫去了。

不久，我便在一個貴婦人的家裏找得工作，當廚子。

她不是一個真正的貴婦人，倘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她的丈夫是一個軍需官。他終年在外面。

他的妻子呢，開一個小小的帽子店，但她因為老是生病的緣故，自己是從不到店裏去的。她就不過雇一個人在店裏做事，自己呢把賺頭都裝進了口袋。那時候，一個人做工，另一個人把他工作的賺頭都拿去，是極通行的。誰也不以為怪。那時，這是日常事情，這種剝削。

這個貴婦有一個女兒叫哦林卡。我始終對她很親切的。她教我讀書寫字。她自已是高等學校的畢業班。她總是那麼暢快，而且就她的年齡而論是非常有學問的。所有的男人都追求她。甚至有一個軍官，因為愛她，試要用手鎗自殺。

但她仍有時間跟我一塊工作。她教我地理，讀本，數學和植物學。

對於她教我的東西，我全都非常感激她，因為到發生革命的那時候，我已有了
一點教育，我不再無知識得可怕了。

這一位哦林卡後來結了婚，離開了基夫。我不知道她如今在哪裏。

我爲她們大約做了兩年的工。我差不多不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同着一道到基夫
的那個朋友，被送到了前線去。他給動員了。

我到火車站送他行。以後，他的遭遇如何，我不知道。他也許戰死了。否則就
不過不知去向。我只知道我再也不能發見關於他的任何事情了。

他對於不得不離開我，感到極大的痛苦。我們在車站上莊嚴地彼此吻着，像新
娘和新郎一樣。

但我是慣於失去跟我親近的人們的。這一次的失去，並沒使我特別難受。

這事以後，我開始做工做得格外努力，免得寂寞。

我甚至去學烹調的課程，來提高我職業上的技術。

我的女東家讓我去學。她自己就極其急切，想要我給她做一個更好的廚子。她讓我去上夜課。

但是，唉，不幸她沒從這上面得到一點好處，因為我不久就離開她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在一個將軍的家裏。

七 杜拔沙娃將軍夫人

我所住的房子的隔壁，有一座獨立的宅第。宅第裏住着寧娜·維多羅芙娜·杜拔沙娃將軍夫人，生來就是耐特勒女男爵。

她還算年輕，還算好看。她大約三十歲。

杜拔沙夫將軍本人呢，他是永遠出外在前線的。他是一個很活動的將軍。將軍

夫人呢，好像生活在神話之中。

他們非常有錢，這兩個杜拔沙夫夫婦。他們在烏克蘭有好幾處田產。種田人老是拿各色各樣吃的東西和出產的東西給他們。種田人也拿錢給他們。而一切中最難堪的，種田人向他們身體彎得低低的，並且吻他們的手。種田人一年到頭做工。杜拔沙娃夫人呢，代他們享閑福。凡是世界有得給的東西，她都享受得到。這一切從前常有的情形，現在想起來，簡直是叫人難以相信的。

總之一句話，將軍夫人過着奢侈的生活，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缺少東西。

她，（順便說起，）有三個勤務兵。而當將軍從前線回家時，他又隨身帶來兩個勤務兵。所以，看他們有這麼一大批私人的部隊，是怪有趣的。

此外，他們還有兩個車夫，兩個庭丁，一個女僕，一個火夫和一個廚子。因為將軍本人幾乎始終出外在前線，寧娜·維多羅芙娜女男爵便有這一切人服侍她一個人，她閑得簡直發瘋。

她從洋台上看見過我幾次，就派人來叫我離開我的女東家，到她那裏去，因為她不知怎麼看中了我的相貌。

她肯出我兩倍多的工錢。我本來拿着六個盧布，她出十二個。那時，這是很不少的錢了。

所以我就去給她做工。我馬上發現她簡直是瘋的。她非常暴躁和歇斯的里。她的佣人都受不了她。她也老在歇掉這個或是那個。還有，她有一種不給錢的脾氣。她會對那個——譬如說——庭丁發了火，把他的護照丟給他，叫他立刻就走。你又無法去控告她。

她有三個勤務兵。她老是天天打他們。現在呢，自然，想都無從想起：誰可以打一個爲他做工的人。但在那時簡直不成其爲問題。那時，這樣打人是完全合法的。她會爲了最起碼的一點事情打他們。

她老打他們的巴掌。她甚至並不發怒，這在她不過成了習慣而已。

她打他們的時候，他們，當兵的，不能說一句話。他們甚至不敢退縮一下。一邊他們立正，一邊她打他們。

只有一個勤務兵，他名叫包羅夫司基，舉起他的手來實行自衛。

他舉起手來擋住面孔，不給她打。他對她說道：『寧娜·維多羅芙娜，我火透了！再打一下，』他說，『我就對我自己不負責任了！』

他把她極輕的一推。他推開她，使她不致過份。她可故意跌到了地板上。她把喊聲提得那麼高，她那麼歇斯的里地尖聲狂叫，弄得人們從四周幾里路的地方奔了來，看看出了什麼事。

包羅夫司基隨即被捕，關進監牢。

八 新廚子

但有趣的是，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她的行爲並不稍爲安靜一點，她只是繼續打她的兩個勤務兵。

當然她留著心不打不當兵的佣人們，但她仍然常常舉起手來，彷彿要打的樣子。

有一回，她甚至試到我的身上，舉起手來打我。

但我平靜地，爽朗地對她說道：『你記着，寧娜·維多羅芙娜，倘使你的手指碰一碰我，我對我自己就不負責任了。』

在那些日子，我是非常強壯和康健。我是非常像花一般盛開。譬如說，我有一把鎖。而當我把我的鎖圍着頭頸繫着的時候，它並不像普通掛鎖那樣掛着的。它擺平着突了出來。我甚至不必低頭，就能看見它。它甚至突出得超過了平擺。我現在甚至不能正確地理解，怎麼會有那樣的事。

不論怎樣，總之，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康健的姑娘。倘使我高興，我真能夠就

把那一位寧娜·維多羅芙娜從一間房間丟到另一間的。尤其因為她生得那麼又小巧又脆弱。她是一個好看可是瘦小的淺黑色女子。客人來時，他們對我比對她看得還多哩。這使她大怒和惱亂。

當然我不是說我在那時是那麼特別美貌。但是許多人都歡喜我。我的康健是引人注目的。我那時簡直康健得身體要爆裂了。

但是倘使我們要說說缺點，那麼我要說起，我的兩隻手給了我不幸。當後來我在克里米被白軍扣留的時候，我的兩隻手馬上壞了我的事。白軍馬上知道我是何等樣人。我有兩隻平常的做工做壞的手。我有大的男人手，那時因為時常在廚房爐子上做工，手是紅得像火一樣。從貴族的眼光看來，這是一個極大的缺點。那時候，有些貴婦人甚至在手上塗水蛭，使它們白皙，也使它們格外做不來事；她們在睡覺之前，還戴上羊皮手套。因為在貴族社會裏，做工是被認為一種奇恥大辱的。你一定不可以有什麼東西會使人想起你屬於工人階級。

當然，平常而論，一隻纖細的手是美麗的。我生了這樣的手，並不在乎。但那時使我難堪的，並不是這個。只是因為我的生活已成爲非常艱難多故，我生活在非常看不起我的手的人們中間。那是使我苦惱的。

我現在不再做手工，我的手已經成爲常態了，但在那時我的手真是異乎尋常的。我常常煩惱，因為我沒有一雙青筋可見的白皙而貴族的手來使我的敵人迷誤，而達到我的目的。

九 將軍夫人的客人們

我就那麼到寧娜·維多羅芙娜·杜拔沙娃將軍夫人那裏去當廚子。

她呢倒很樂意，因為我那時生得好看，合她的心意。有些精緻的貴婦人，她們歡喜她們四週的一切都是美麗而頭等的，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設法雇到非常好看的

佣人。

來訪問她的客人們，爲了給他們開門的佣人的美貌而驚訝的時候，她是高興的。這滿足她貴婦人的虛榮心和她蠢愚的自尊心。

但因爲我是廚子，我是不應該在客人面前出現的。白天勤務兵開門，晚上女僕開門。

但女男爵決定也要我去開門。

所以在晚上我也開始應門鈴。將軍夫人不願意叫她自己的侍僕加蒂亞去迎進人來，因爲她在身段和眼睛的漆黑方面，頗像她女東家。這是使她發窘，而且也許降低她在她朋友眼中的地位。

不論怎樣，總之，在晚上，我迎進客人來。

但那沒經過多久，因爲她真是獸，她開始爲了一個軍官盲目地嫉妬着我，這軍官是她的愛人。

每天慣常有一個青年軍官去看她，他的姓名是猶列·蒲納可夫。他精美得跟洋娃娃一樣。

我從沒見到像他一樣的人。他真像一個天使。他面頰上有一個黑痣，他用口紅塗嘴唇。他老是隨身帶着一個小盒子。盒子裏有粉。他不時抹粉，因為他歡喜他的皮膚滑潤。

最初我覺得他洋娃娃似的外貌好玩兒。世界上竟有這麼精美的男子，我是從沒知道的。我第一次見他時，我笑得好像發了狂。而且，他的一舉一動與孩子一般無二。他有時使性子和噉泣；頭痛的時候，他就把身體往沙發上一躺。

但寧娜·維多羅芙娜愛他愛得發狂。她崇拜他。她醉心於他。她能夠就只望着他，一連過幾天。她把他看作世界上最少有最出色的美人。

她確是寵愛他。

當將軍在前線時，猶列·蒲納可夫就天天來看她。

他慣常在鋼琴上彈歌。口裏還哼哩。他知道的歌，都是悲哀的。他唱得次數最多的，是『呵，這不過是一個夢！』和『在你憐愛的魔力下面。』

除了這一切之外，他還有一種時常引用詩句的習慣（我記得其中一部份，因為我慣常記下來的）。有一首詩說：雖然大家知道沒有幸福，時常拿起手鎗來了結自己，然而他們仍然生活下去，在笑和淚的中間，雖然問題已為他們解決，因為人總是一樣要死的。他老把他簇新的勃朗林手鎗向上拋擲，他從沒跟這手鎗分開過。

一〇 快樂的日子

但是她的嫉妬我，當然全是胡來。對於我，他簡直是什麼都不值的。但是他所保持的癖性，我看來是那麼可笑。但是他，是的，有時候他的確只管把眼睛盯着

我。

有一次他在走廊裏對我說道：「安葉妲，這是極端悲哀的事，」他說，「就是我們上流社會的交際界裏，沒有像你一樣的姑娘。在我們的社會裏，姑娘大多數只是些憔悴的木乃伊。我自己也許會，」他說，「治好我的憂鬱病的，倘使我能夠跟一個像你這樣的女子一同生活。」

但是我當面嘲笑他，告訴他，他不該說這種話語。

但是我的女男爵不願意他對我說話。她對我說道：

「安葉妲，你在社會這梯子的一個較低的階級上，」她說，「對你嫉妬，我認爲是有傷我的尊嚴的，但仍是一樣，我以後不要你去開門了。」

當然我不會爲此煩惱，因爲，老實說，我畢竟見他們兩位都討厭。

這個青年軍官，我們在廚房裏喚他猶羅契卡，他的最好的朋友，格萊勃·茨凡推也夫上尉，時常同他一道到我們屋子裏來。茨凡推也夫很不同。他也是特別地嬌

美。但跟猶羅契卡比較起來，他是更爲快樂，更富精力，而且他康健。他不像他的朋友那樣形容憔悴。但在其他方面，他是一類的貨色。他塗脂抹粉，面頰上也有一個黑痣，他留着一撇稀疏的黑鬚鬚，恰像那法國籍的電影明星阿道夫·孟郁一樣。

除了這一切之外，他還吸最最細的女人吸的香烟，跟男子戀愛，並且身上香水灑得蒼蠅不敢飛近他。

寧娜·維多羅芙娜以爲他很美，僅不過比猶列·蒲納可夫差一點。她說，玫瑰花蕊可以被他的微笑的魔力所逗開。所以他不斷地微笑。但我看不出他的微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是一種虛偽的，做作的微笑，他面孔一旋開，微笑也就立即消失了。說來有趣，我以後在克里米遇到這個軍官。他那時是雅爾脫反革命偵探部的主任。在那裏，他也微笑着，當他望着我痛苦的面孔時。但那個以後再說。

茨凡推也夫常常跟另一個朋友錫特羅夫司基伯爵一同來。那個傢伙面皮真老！他老是追着我胡鬧。

但我恨他滑潤肥胖的面孔和高貴的舉止。

但他當然想像不到有人會不歡喜他，即使我嫌惡得發抖，要是他竟至於碰着我。

所有這些軍官都幾乎天天到我們那裏來。他們總是喝酒，跳舞，打牌，等等。有時他們會喝酒喝一個通夜，那就有狂暴的作威作福。但他們中間，此外還有些什麼事情，我可說不上來。佣人不經召喚，是不准進去的。

至於寧娜·維多羅芙娜呢，她確乎沒有這些聚會便過不了一天，在聚會之後，她弄得面色蠟黃，必須服霍夫門藥水來維持身體。

有時我們客人中會有名人——女伶凡拉·珂洛特娜霞啦，電影演員羅涅契啦，等等。有一回，著名歌唱家凡爾丁·基從莫斯科來。他唱他著名的歌。這些歌直截地打動了猶列·蒲納可夫的心，他不禁啜泣起來，請求把這些歌永遠唱給他聽。

這些歌也大大地感動了格萊勃·茨凡推也夫，他有一回哭了起來，說他覺得彷彿

彷彿整個世界都向他歷來，無路可逃。

那就是我們那屋子裏在整個冬季，直到二月革命時的度日情形。

一一 二月革命

我並不確切明瞭革命的意義。我差不多不曾聽到過這兩個字。

我極少遇到在這一點上可以開導我的人。的確他們在廠裏談到過革命，但我那時年紀太小，什麼都不懂得。在富農但也夫家裏，我是不會聽到什麼的。

我彷彿生活在一個繁茂的森林裏面。

於是，有一天，我動身到市場去。我看見學生們在街上走來走去把警察繳械。

我的心開始劇跳着。我心裏想：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於是我望前走去，隨即我看見每個街角都有學生放哨，警察已經不見。

所以我問一個學生出了什麼事情。他對我說道：「是革命！」

但那時我不知道這種事情是怎樣幹的，所以我決計去看一下。

於是我拿着菜籃再往前走，突然我看見一大堆的羣衆向着我來。他們中有的拿了來福鎗，有的舉着紅旗，有的只是步行着。

他們許多人吶喊着：「到糧秣市場去釋放犯人！跟我們一同來！你們每一個人！」

基夫糧秣市場的隔壁有一個極大的監獄，獄中關着許多政治犯。

於是我跟他們一同去。突然我們大家開始合唱一個革命歌，（雖然我不知道歌詞，）就唱着這個歌走向糧秣市場去，一直到了望得見監獄的地方。

於是人們向那房子衝去，吶喊着，要求着釋放一切犯人。

我和另外幾個青年女子爬上牆頭，坐在頂上，看看將要發生什麼事情。我仍舊帶着我的菜籃，因為我必須買幾樣東西，這纔可以在十二點鐘開始燒午餐。

於是我就坐在牆頂上。我聽見可怕的喊聲。那是人們在要求開開獄門。突然，所有正門邊門真的全都開開，我們看見犯人擁到窗前。我們看得出他們震驚着，不明白發生着什麼事。他們想——會不會是陰謀？

我們能夠看見正門邊門開着，沒有哨兵，但犯人沒有一個要離開監獄。

隨即羣衆中來了不耐煩的喊聲：『出來呀！你們可以相信我們！』

於是第一批犯人出現了。他們走出正門，立刻明白是什麼意思。他們中有一個昏倒了。另外一個立刻爬上牆頭，開口演說。他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他講了很久，我拿了菜籃坐在那裏，聽着。

他說，革命所急需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

『在工會裏團結起來！』他對羣衆說道，『然後你們纔能打倒你們主要的敵人——資產階級——使他們不能再剝削你們。』

人們全都對他拍手，雖然其中許多人並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

同時，所有的犯人都在從正門出來。有的面色發白，走起來搖搖擺擺。但別的都快樂地喊着，奔進羣衆中去。在那裏他們擁抱他們的親戚，吻他們的朋友。

接着來了一羣犯人。他們的態度一點也不莽撞。他們的舉動安靜而莊嚴，但他們儘向着每一個人討香煙。

一一一 意外的會面

我坐在監獄的牆上，突然看見從監獄裏走出我們的勤務兵包羅夫司基來。他因為保衛自己，不給將軍夫人打，已經在監獄裏關了六個月。

隨即我看出，他在那個時期內簡直得了新生。他，老是那麼沉默和不爽快的，却自動爬上一輛車子，演說起來。許多人也拍他的手。

於是我擠到他身邊，說道：「伯夏·包羅夫司基，你好！」他非常高興看見一

個朋友。我們決計彼此相借勿離。

恰在那時，人羣中起了一個喊聲：『讓我們大家到市議會去！有很重要的事情在那裏進行！』

於是包羅夫司基和我到市議會去。我們靠近講台立着。

人們作了許多熱烈的演說。包羅夫司基又演說了一次。他講到他自己和那將軍夫人，請大家千萬不要相信資產階級和貴族。

隨即我看看鐘，看見已是四點了。那就是說，是將軍夫人吃午餐的鐘點了。關於用膳，她是一個絕端有定時的人。即使遲吃五分鐘，她也是受不了的。

隨即我記起，午餐吃的東西，甚至一點也還沒買呢。

但包羅夫司基對我說道：

『現在買東西有什麼用！回去得啦！倘使你怕有什麼不愉快，我可以給你一起去。我們看寧娜·維多羅芙娜當着我面，對你說什麼話。我倒願意看她試一下！』

最初我有點胆怯，而當包羅夫司基同我去時，我又不勝恐懼。但過了一下之後，我甚至覺得頗爲有趣了。

而包羅夫司基和我回家去。我們那幾個勤務兵看見我們在一起時，吃驚得不知所措。

他們說道：「看呀！看呀！那未免太意外一點呵！」

但我們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他們中間起了熱烈的討論。我們所有佣人全都坐在廚房裏談話。

突然門開了，寧娜·維多羅芙娜在門口出現，發怒得我們極少看見。

她因憤怒而不成聲地說道：「什麼革命變故，我不管！我主婦的權力，總還存在。這種權力是誰也不能違犯的。我，」她說，「我要把你們一齊，用快步，送到魔鬼那裏去，倘使再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她說着話時，突然看見了包羅夫司基坐在一隻椅子上。於是她面色變得像紙一

樣白，抓住門紐，低聲說道：「仁慈的上帝呀！」

她也許那時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明白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來到了她的生活之中。

隨即伯夏·包羅夫司基突然從椅上立起來，我們看出他非常神經質。他似乎是
非常興奮。

他從椅上立起來，把椅子輕輕地推推開，這便是他對寧娜·維多羅芙娜說的話：「Amba」（夠了。）

倘使他說了別的話，她不會嚇得那樣的。但他說「Amba」又用手做着反對的姿勢——那可使她嚇得無以復加了。

她發一聲喊，身體顫抖着，搖擺着，面色像紙一樣白，奔出了廚房去。

於是所有的勤務兵都大笑，說道：「諸位先生，那便是所謂革命啊！」

一三 在門檻上

隨卽格萊勃·茨凡推也夫突然走進廚房裏來。他含着他那種微笑，對包羅夫司基說道：

『朋友，革命把你放出監獄，這是事實，但意思便不是說，你這個被捕的犯人和違反國法的傢伙，可以住在女男爵的家裏。朋友，我請你此刻就離開，否則結果將是極其悲慘的。』

包羅夫司基說道：『我走，因為，我不願意使我的同志受到危險。因為，倘使，軍官先生，你跟我打起架來，那麼他們會護衛我的。我不知道，那麼一來，他們的命運會是怎樣。那便是我所以走的原因，惟一的原因。但是，軍官先生，你我以後要再見面的。那時候，我會給點顏色你看看，叫你懊悔你說了侮辱人的話！』

我們以爲，在這幾句話之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情了。但是茨凡推也夫却只轉過身，走開去，把門砰一聲關得那麼重，以致一個咖啡壺從架上掉了下來。

隨即包羅夫司基辭別我們，也走了。他要我答應就在那天晚上去出席在大學裏舉行的集會，這會定於九點鐘開。

於是我能弄到什麼，就趕快拿什麼來做午餐，女僕加蒂亞端出去侍候。他們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沒說一個字。

於是我穿好衣服，到大學去出席集會，沒對寧娜·維多羅芙娜說過一個字，這在那時代是算作僱人的大罪的。

隨即我到了大學。大學裏已經擠滿了人。演說的人大多數是學生，姑娘和青年。

包羅夫司基走到我身邊來。他說：『現在，安葉脫卡，不要使我們失望！你今天非演說不可。你必須代表家庭僕人演說。這一定是極動人的！你關於僕人的受剝

削，必須說些有力的話。」

當他這樣說時，我全身都發起抖來，因為我從沒演說過一回，不知道怎麼演說法的。

但包羅夫斯基不要聽我的反駁。他把我擁到演說台上去，介紹給所有在那裏的著名革命家。

他們中間有一個（他的名字叫羅孫勃倫）對我說道：「卡斯霞諾娃同志，請對於工會運動，講幾句話！」彷彿我是一個成功的演說家似的。

在這裏，我必須老實承認，我十分驚惶失措，因為在那天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種運動，不知道關於它有什麼特別可說的話。

但恰在那時，他們把我領到演說台前，介紹給聽衆。

我記不得我開頭說了些什麼。我只記得我在台上抖得像一張樹葉。但隨即我使自己振作起來，作了一次使會場靜得出奇的演說。個個人都聽我，並且說道：「她

說的倒是出色啊！」

我把我幼年時代所受的剝削描摹給他們聽，又對他們講到我現在在雷娜·維多羅美娜的生活中所必須忍受的一切。

隨即我說：我們中間就有受她害的人，就是被她打又被丟進監獄的勤務兵包羅夫司基。於是個個人都要見見這個包羅夫司基。

於是包羅夫司基上來走到台前去，說道：「她剛纔對你們說的，全是事實！」於是他們大家齊聲喊道：「把她的地址給我們，我們要給她一頓痛打，你們的女男爵！」

但是我把我那天早上聽到的話對他們說。我從我的演講台上說道：「不管她的地址！革命必須有組織地實行，我們必須發動一個工會運動，還有，對資產階級紳士的鬭爭，必須經過有系統的計劃。」

在這裏，爆發了那麼狂熱的掌聲，我想那會場會因而迸裂爲二的。我離開那演

說台，彷彿在霧中一般。

於是人人都衝到我身邊來。包羅夫司基說道：「真是出色，你說得多好啊！」羅孫勃倫對我說道：「安葉姐·卡斯霞話娃，你一定做一個工會組織者！明天到市議會來，到組織局受任命。」

我回家去彷彿醉了一般。在路上，我考慮着我將在別的時候發表的演說。

一四 新生活

下一天早晨，我的女東家寧娜·維多羅芙娜把我叫到了她那裏去。

她對我說道：「倘使你要服侍我下去，那就停止這種可恥的行爲！我以後不准你到各種集會去瞎混，在那些集會上上帝曉得說些什麼話！」

但是我告訴她，倘是那樣，我要給她通知。她開始請求我不要那麼辦。她說她

願出我三倍的工錢，給我幾件衣服，只要她家裏能有和平與安靜。

我回答她道：『你是受教育階級，然而你却說出這種胡說透頂的話！你的話，我以為是毫無價值，毫無用處的！人民出了什麼事情，你能明白麼？這一切不是我可以阻止的啊。』

恰在那時，門鈴一響，猶列·蒲納可夫中尉走進餐室。給他在一起是格萊勃·茨凡推也夫上尉。

蒲納可夫蒼白如死，惱亂不堪，身體往沙發上一躺。這位中尉說道：

『頭腦弄不清街路上在出些什麼事情。隨處都是那一班下流胚子，叫人幾乎動彈不得！想起來多麼可怕，』他說道，『俄羅斯的命運將握在這種野蠻人手裏！而事情却確將如此，因為跟他們比起來，我們的確確是寥寥無幾！你只要出去一下，你就明白我說得不錯！』

隨即他看見了我，就稍稍假咳一下。

寧娜·維多羅芙娜說道：「我跟這一位人民代表，已爭論了整整一個鐘頭。但是她盲目地固執已見。你看，她寧可做街頭的廢料，不願在最高的社交界裏過一種正常的生活！而且，最最惡劣的，她竟敢反駁我，跟我爭論，彷彿我們在社會上是平等地位似的！」

接着，茨凡推也夫說出了一句話，這話我到十年以後纔懂得。他說：

「現在報應的時間到了。人民已把這個時間弄成了！我們的祖先吃了酸葡萄，使子孫的牙齒裏感到酸味！」

猶列·蒲納可夫從沙發上跳起身來，我看見他勃然大怒的樣子，爲之驚異。他說道：

「但是我們不預備拼一下，就放棄我們的權利，是不是？」

但上尉說道：

「我們要打到流最後一滴血！在這裏，沒有妥協，因爲兩個世界已經衝突了起

來！現在所在發生的事情，比之以後要發生的，不過是區區小事而已！」

寧娜·維多羅芙娜對我說道：「安納歇卡，你去。除了你，我們還有別的事情得想哩！」

那一天，我也在燒好午餐之後，趕到組織局去。

組織局裏，大家都已聽到過我。他們在那裏告訴我說：「卡斯霞諾娃，你做我們的一個煽動員。你到民衆中間去爲工會作宣傳。你對於革命，已得到正確的理
解。」

於是我照我的脾氣，簡單地問道：「我可以離開那個女男爵麼？」

他們大家笑了，說道：「你可以，而且你必須離開。」

於是我跑回家去，收拾好我的東西，說道：「我走了。」

那時發生的事情，簡直無法描摹！但我把暴風雨抵擋了過去。於是那女男爵走也不走到廚房裏來，把我的護照丟給了我。但我將近一個月的工錢呢，她却不肯付

給我。

我正要跟去跟她爭論這件事，恰在那時，除了杜拔沙夫將軍本人以外，還有誰會從前方回來呢。我本來想像他是一個強壯的，出鬚的將軍，是一種不屈不撓的強大人物，但結果他却是一個瘦小的傢伙，他在房間裏不斷地喃喃抱怨着什麼。

他生氣，發表他對於猶羅契卡·蒲納可夫的意見。他嫉妬他。但寧娜·維多羅芙娜做得面皮特別老。勤務兵們告訴我，她無論怎樣總不肯禁止猶羅契卡上門來。將軍原是崇拜寧娜·維多羅芙娜的，就只得容忍下來。於是那兩位軍官露面了，開始討論革命，他們中間就發生了關於政治上的熱烈的討論。

我想，也罷，我就不再為我的錢多麻煩吧。我爽朗到組織局去接受我的任命。他們給了我一點錢，指定一個房間給我。我們商定了我的工作。我熱忱地開始我這種工作。這工作的一切都使我覺得有趣，都吸住了我全副的心神。一個新的世界開始展開在我的前面。那時我纔覺察我一向怎樣在生活，人民一向怎樣在生活！

我們大家又怎樣都像奴隸，而且愚昧地沒會注意到這個！

就在那時候，像我前面說過那樣，我受了痛恨的驅使，到村裏去跟富農但也夫作一次談判。這次行旅使我的眼睛看明了許多事情。它指示我：在這次革命以外，也許還有另一個以資產階級和貴族爲對象的革命，即人民革命。

而當我回來時，我開始以更大的精力爲革命工作。

當了煽動員，我到人家去走動，在那裏佈置家庭僕人，接生婆，看護和醫院裏癡癡的集會。

我對她們作熱烈的演說，說服她們加入工會，跟各色各樣使勞動者爲了一點點錢而流血的剝削，作有計劃的鬭爭。

我幾乎處處都受歡迎，雖然有幾個地方，他們甚至要打我，因爲我太激烈。

而當工人區域進行選舉的時候，我當選爲家庭僕人出席市蘇維埃的代表。

那時候，有將軍啦，布爾塞維克啦，孟塞維克啦，全都混合在市蘇維埃裏

面。

而當我到那裏去時，他們說道：「隨你加入一個黨！你入什麼黨？」

工會裏有幾個朋友說道：「據我們對你的了解，安納歇卡，布爾塞維克黨於你

最適宜——加入那一邊吧！」

於是我就照辦了。

一五 十月革命

於是在秋季，將在彼得格勒舉行的代表大會的選舉，在我們市裏，即在基夫，開始了。

而我因爲是個活動的工作者，當選出席這個代表大會。我在基夫代表團中到了列寧格勒去。

我把這事引爲非常光榮。除了這個代表大會，我什麼都不要聽到。

在我離開基夫之前，包羅夫司基向我求婚，但我拒絕了他。他要我做他的妻，他愛着我。

但我有別的事情要想。而且，我並不特別歡喜他。所以我心地純潔地到列寧格勒去。什麼事碰到他身上，我不知道。我永遠沒再遇見他了。

在列寧格勒，我們代表團住宿在軍官學校的房子裏。

我們恰在最成敗有關的日子到了列寧格勒。是在我們代表大會開會之前兩天。

這些是極熱烈的日子，在這些日子裏，決定了革命的命運。它們是人民的莊嚴而苦鬪的日子。就在那些日子，我聽到列寧，近近地看見許多著名的革命家。這在我是一種了不得的愉快。這是一個我自己參加的節日。

現在說起來，我覺得很奇怪。但在那些日子，（倘使我可以這麼說法的話，）我對於事情的進展並不真正了解。

我正在革命的熔爐中燃燒着，但我並不完全明白那些事件的意義，這是我以前不對的地方。

我不能叫自己安於這種情形。對於那些參加鬪爭而又充份明白他們在幹些什麼的人，我老覺得嫉妬。對於我，這些都是偉大的人。至於我自己呢，我不得不承認，我那時彷彿生活在霧中一般。而像十月革命這樣一個偉大的革命，我起勁地而且甚至火熱地迎接，但我仍然沒會明白它在勞動者的生活中，是一個怎樣偉大的事件。

我現在甚至羞於承認，恰當那時對於資產階級的最後鬪爭在開始的時候，我却同着一個女朋友正在市上閑逛。

她和我在薩杜瓦霞街上走着。突然我們聽到鎗聲。我們兩個那時都是老實的鄉下姑娘，頭腦簡單的人，從來沒有嗅到過前線彈藥的氣味。

「我們去看射擊吧！」我們說。

我們走到耐夫司基大道，看見一個示威隊伍從議會到冬宮去。這是孟塞維克黨人。他們拿着口號：『一切政權歸臨時政府！』

但我們的口號是：『一切政權歸蘇維埃！』那是我們十分了解的。所以我們不加入到這些孟塞維克中去，却設法擠到冬宮去，聽說布爾塞維克的隊伍在那邊。

恰在那時，我們看見人們奔來，對孟塞維克示威喊道：

『先生們，不要再往前。布爾塞維克會向你們開鎗，發生不必要的流血！』
整個示威隊亂糟糟地停了下來，不知道怎樣辦法。恰在那時，又聽到方場上的鎗聲。

於是孟塞維克裏有幾個人去看看明白他們該怎麼辦。

我的朋友和我無法走到自己人那裏去，所以我們試從另一面走到方場，那一面電車仍在開駛，彷彿沒有發生過事情一般。

我們一直走到方場，使我們驚愕得很，方場却幾乎是空的。

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排隊在密列俄那耶街上，總司令部的拱門下面。

我們決計設法到他們那裏去。我們覺得，什麼重要的事情就要發生了。但恰在那時，那麼大的鎗聲爆發了，以致我們雜在裏面的那批羣衆向後奔跑了。

這裏，事情弄得更糟，我的朋友跌倒，挫傷了她的腳踝。我不得不扶着她，送她回家。

我們一路上聽到鎗聲愈來愈厲害了。

那同一天晚上，我到代表大會去，聽說冬宮已經被佔領了。

一六 重返基夫

第二天，羅孫勃倫（他也在我們代表團中）到我們的住所來。他興奮極了。他說我們必須立即回基夫去，因為在基夫即將發生事件和布爾塞維克的奪取政權。他

說，現在在那裏，是我們的責任。

那同一天，我們離開彼得格勒。

在基夫車站上，我們已經聽說，市內在發生戰事，布爾塞維克已佔據幾個區域，正在向着市的保杜爾方面前進。

羅孫勃倫對我們說道：

「雖然我的妻和子正在家裏等我，我的心也出於我從來的想像那麼思念着他們，然而我們的責任是不回家而加入戰士的隊伍中去！願意爲布爾塞維克主義對抗臨時政府的，都跟我一同來！」

把我們的東西丟在車站上，我們到保杜爾區域去。

無疑的，有劇烈的戰事在那裏進行。貴族，軍官和一部份平民以絕望的火力抵敵着基夫的無產階級。

這一仗，大家很熟知，結果是有利於烏克蘭議會，不利於臨時政府。基夫無產

階級佔領了整個市區，但蘇維埃政權却要在二月間纔在基夫被確認，但又不長久，因爲基夫後來被德國軍隊佔領了。

我們就那樣從車站直接加入打仗。我那時並不參加打鎗，因爲我手裏從未拿過一枝鎗。

但我幫助進攻的人們。我拿子彈，包裝傷者。

這一仗打完，整個市區都在我們手中時，羅孫勃倫對我說道：『你現在已經過了這樣一個嚴格的試驗，你必須加入黨的隊伍裏來了。』

就在那時那地，他寫了一個條子，差我到黨的委員會去。

那裏有一個女子坐在桌子旁邊，登記新黨員。

有極長的一隊從前線回來的工人，水手和兵士。他們大家要入黨。

我加入了隊中，不久就得到一本小小的紅冊子。

而從此我就一向是黨員了。

隨即對於基夫，開始了極艱苦的時代。

德國軍隊，海脫門·斯可羅伯特斯基，彼得洛拉和但尼金輪流着進基夫，建立他們的政權。

我們布爾塞維克是不能只叉起了手等待的。

我在德國人來到之前，過了只有大約兩三個月比較平靜的生活，不參加進攻和作戰。接着我生活中來了一個時期，我開始給某人同居，我們結了婚。

一七 在行進中

事情大約如此：我在那裏結識了一個革命學生。他的名字是阿卡笛·湯密林。他是一個政府官吏的兒子，但他是完全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當我們在爲基夫作戰的時候。我對他感到極大的尊敬。他也愛我。總之一句話，一種互相的偉大的感

情，在我們心中發生了。

他不是黨員，但有關人民利益的時候，他是激動透了。他憎惡貴族和商人階級。他說，每一個誠實的人都該只爲勞動者作戰。他說，這時刻已經來到，就是人民終於可以摔掉肩頭上的一切剝削者，使他們將來爲他們自己，而不爲少數寄生者做工。那個以後將被稱爲什麼——共產主義或別的什麼——他還不去管它。以後它將全部給計劃妥當，凡是於勞動者有用的一切都將實行。即使要我們犧牲生命，也要爲這個直接的目的作戰，這是我們現在的責任。

他是一個非常熱烈和誠實的人。他是工藝大學的學生。但他沒有畢業。我們一同加入游擊隊，當基夫在德國人和斯可羅伯特斯基手中的時候。而當德國人從基夫撤退時（在德國發生革命之後，）我們一同參加赤衛軍的隊伍。我們一同在車涅哥夫斯克線普拉斯德諾夫師。

我在那裏當偵察，他在機關鎗隊。

但他在車涅哥夫一仗中，當我們奪得該市時，被一顆白衛軍的子彈打死了。

我慣於忘掉我親愛的人們，我一生受到過許多大損失，但我永遠描摹不出這一回使我多少傷心。我發抖和委頓，我空前而且也許絕後地痛哭着。

我簡直沉溺在悲哀之中，我是那麼愛他的呀。

我的同志們對我說道：「安娜·卡斯霞諾娃，你對着他的屍體宣誓要爲他的死報仇，並且要做你開手所做的事情！隨後你就會常常覺得好過多了！」

我就照辦了。

我真的常常覺得好過多了。我叫自己起一個莊嚴的誓言：非至滿足我們的希望之後，決不放下我的鎗來。

於是我的誓言似乎使我發了瘋。我始終都在作戰的前線隊伍裏面。我無論哪裏都直向前進。我到敵人的後方，做了許多破壞工作。到後方去向他們一個司令部拋一個炸彈，那時在我是不算什麼的。我是特別地勇敢而堅決。那時，在我是沒有限

制的。

在那段時間之內，我兩次得到陸軍司令部的獎品。第一次我得到一枝上面刻有我名字的勃郎林手鎗，第二次得了一隻金錶。軍事方面的『紅旗章』呢，我後來得到的。

但你可以另寫一本書，關於作戰生活的插話——那兩年中發生的那麼非凡的事情！

那些日子的作戰的事績，必須寫下在內戰的歷史中。

有勝，有敗。但也有極困苦的時候，當幾乎整個烏克蘭都在白軍的手裏，猶頓涅克向彼得格勒進軍。

還有時候你到司令部去望一下戰事公報，你的心就會因悲愁而沮喪起來。但是作為遺憾的補償，我們在一個月之內，把白軍一直趕到了克里米。

當我們正在把這俄羅斯貴族階級的工具一直追趕到沛萊珂普的時候，我記起了

茨凡推也夫上尉的話。我記得，他那時怎樣說過，報應的時候將要來到，就是對於一切發生過的事物的報應的時候。這話結果倒是真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格萊勃·茨凡推也夫上尉在哪裏，他的朋友猶羅契卡·蒲納可夫和女男爵寧娜·維多羅芙娜和她的將軍在哪裏。

我到後來在克里米雅爾脫到他們的時候，纔得知他們的情形。那是恰在他們逃亡到外國去之前。

那是一個忘不了的時刻。

一八 席托米爾之行

且說，當我們佔領了席托米爾，開始猛烈地進逼，把白軍一直壓迫到克里米的時候，發生了一點事情，意外地使我停止了幾個月的活動。我幾乎因此死去。

事情發生的情形是這樣。我們的師長命令我運送幾列車的病人。他派我做運送隊的隊長。這事是使我暫不作戰，稍稍休息的。所有我的同志，都看見我在前線簡直激動不堪，我從不想到危險。而且，我對於我丈夫的損失，心裏還沒平復。

所以他們決定試試我，分散我的心。

師長對我說道：「此刻，關於運送方面，有一種危險的情勢。不論怎樣，五列車的病人和傷者，非再往後運不可。安娜·卡斯霞諾娃，我們要你負責把他們運到席托米爾，我們派你做運送隊的總隊長。你必須記着：傷者的運送是一件責任重大，十分光榮的事情。」

三節列車裏真是傷者，但兩節裏却是患發疹傷寒病的病人。師長自己也不知道我爲了這些列車，注定了要有些什麼遭遇。

在幾天之內，充分地覺察到我這個任務的一切困難。

我對於這些困難，印象非常深刻。所有的看護都病得一塌胡塗。那些收拾清

潔的人，不用說了！連制動機的機匠都完全患發疹傷風病倒了，傷者不得不自己使用制動機。這使行程極端地困難。而最重要的，對於傷者，實際上毫無照料。我不得不自己背負傷者，並把死者拖出車廂。

而且要開動，必須每一站請得引擎和准許。

我現在纔覺察，我在前線一向比在這裏快活多了。我得到心的神經病，並且甚至開始患失眠症，就是在這裏。

有一回，我幾乎鎗斃了一個站長。

我進他的寫字間去，他拒絕給我一架引擎。

我們在那裏站了一整天。我的病人們在大批地死去。我覺得我必須趕路。

我把我的特別命令給他看，但他毫不關心地把它丟開了。

於是我想我得給他一點刺激，我抽出我的連發手鎗。我說：「那麼現在——我將得到一架引擎麼？」

但他一點也不慌忙，冷冷地說道：「你瞧！她竟不要臉來威嚇我！算了，算了，收起你的手鎗吧，否則我和我的夥伴要把你丟出窗外去了！要是個個不要臉的女人，」他說，「都開始把她的手鎗來刺進我的面孔，叫我們哪裏去做人？單單爲了這，我要給你一個教訓，你得不到你的引擎！」

於是我發起那麼大的火來，我幾乎直對着那站長開鎗了。子彈打進了牆去，跟他的頭確確實實差了兩公分。

他跳起來，不說一個字，不發一聲喊，奔出寫字間去。

我喊道：「我要把你們大家都像豬一樣鎗斃！」

他們大家都開始奔跑和驚擾。

站長的助手說道：「不要生氣！我無論怎樣給你弄到一架引擎！」

二十分鐘之後，他們確乎給我弄到一架引擎。

站長也出來看顧接車。但他不向我這方面看。這使我加倍慚愧我竟是那麼暴

躁。

所以正在火車離站之前，我送了半塊大麪包去給他。他呢，最初假作他不要這塊麪包，隨後也就感激地收了，甚至向我揮手。

像我所說那樣，我寧願在前線，不願照應一列火車趕路。但我必須完成那指定給我的任務。

而這任務我是光榮地完成了。

在路上，車中的人們誠然死了百分之二十五，但事情可能是比這更糟的。

我總算設法把運送隊弄到了席托米爾。

到了席托米爾，我上浴室去。我洗了個澡。我走出來。在街上，我昏倒了。隨即我開始可怕地發狂。

他們把我送到醫院，結果證明我害了一種極端危險的發疹傷寒病。我會縱身跳出來，會把所有的玻璃打個粉碎，等等。

我病了近乎六個星期。但隨即我復元了。那就是說，我復元得足以爬兩步，跌倒。

我在醫院中意外地遇到的基夫朋友之中，有一個是列麗亞，她的叔叔住在離開席托米爾七十公里的地方。

她邀我跟她一同到鄉村，到這個叔叔那裏去休養一下。我就照辦了。

他們准我從司令部告了假，又給了我一點錢，列麗亞和我就到鄉村，到她的叔叔那裏去，她的叔叔十分親切地接待我們。

在那裏，不到三個星期，我很快地復元，恢復我的力氣，重又像花一般盛開起來，決定回到鬪爭中去，因為內戰還沒結束。

一九 一個危險的差使

我於是重到席托米爾去，但他們在那邊司令部裏告訴我說，埃卡推列諾斯拉夫方面曾經查詢過我。又說，依照所接到的電話，我必須立即到那邊去。

我到埃卡推列諾斯拉夫去，到黨的組織裏去報到。

省委員會工作者中間，有一個跟我同姓，叫彼得·卡斯霞諾夫的，很恭敬地接待我。他告訴我，他們有一個緊要的差使給我做。他把我介紹給兩個從沛萊珂普附近的前線來的軍人。他說，這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命運中一個劃時代的時刻。他說，蘇維埃俄羅斯現在已幾乎肅清了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軍隊。整個國家都在人民的手中，國家就將在不遠的將來興盛起來。但克里米仍在敵人的手中，在佛朗喀喀爾將軍的手中，在軍官，貴族和地主的手中。只要這是事實，我們便絕不能讓我們自己放下武器。

「這方面的前線，」軍人中的一個說道，「無論如何必須在冬天之前給肅清了。克里米現在是我們聲望上的污點。我們已從所有的各條戰線上趕走了紳豪俄羅

斯的勢力。我們竟然會在這裏被阻，這是叫人受不了的。現在正是把白軍從這個半島直追到海中的時候，不可再遲了。」

隨即卡斯露諾夫加說道：

「關於這事，我們有一個責任非常重大的差使給你。我們知道你整個光榮的過去，我們極明白你的勇敢，意志和對於人民革命的忠誠。柯德保夫將軍已兇狠狠地破壞了辛弗羅保爾的工人組織，把許多會員吊死在電桿上面。目下我們已和我們辛弗羅保爾和雅爾脫的地下組織，失却接觸。必須有人設法到那裏去。必須送錢去給同志們，把對於將來的指示傳達給他們……你能做這事麼？我們指派你而不指派別人，因為現在到克里米去的路是穿過前線。倘是必要，你可以裝做一個軍官的太太或諸如此類的角色。總之，男子幹不了這差使，而女子却……」

他望着我，讚許地加說道：

「生了像你這樣的姿色！具有我們大家知道你有的勇敢！」

在我，這不是一個答應或不答應的問題。我立刻說道：「好！我願意到白軍那邊去，做一切必須做的事情！」

他說道：「但我們不知道他們將怎樣對待你，倘使他們抓到了你的話。他們也許……」

這時他再向我看了一眼，我突然注意到他在發抖。他彷彿恰在那時纔注意到我似的。我看見他絕不是不關心地，而且那麼深情脈脈地在望着我，把我弄得發窘。

隨即像一個婦女所能看出那樣，我看出他已愛上了我，愛得少見。我看出他的心已在頃刻之間燃燒了起來。他把他炙熱的手攔在我臂上，接着又覺得那麼不好意思，以致不知道說些什麼纔好。於是人人都看得出是出了事情了。他們清清喉嚨。他也清清喉嚨，立起身來，開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我們大家都等他說下去。我想：「要他不把事情扯得太糟纔好啊！」

但是他說道：「倘使，安娜·卡斯霞諾娃同志，你的身體擔任不了這個差使，

那麼你無論如何去不得！倘是那樣，我們另找別人去做這工作。」

我說道：「我的身體現在完全不成問題。我當最最心願地，最愉快地完成使命。」

軍人中的一個說道：「讓我們這樣辦：我們明天把你帶到在最前面的陣地去，和你一同想出一個行動的計劃來，然後你可以前去了。」

卡斯薩諾夫送我到樓梯邊，於是他對我說道：「當你從克里米回來的時候，我想要看見你，倘使你容許我。……我，」他說道，「我不知道怎樣對你說纔好，但你看見在你面前一個男子，他好像已經對你一見傾心了。這事我自己都覺得吃驚！但你恰是滿足我夢想的女子啊！而，」他說道，「倘使我看不見你，那將是我生平一個巨大而無可挽回的損失。」

老實說，我被他的話感動了。我不能說這個四十歲的男子那時動了我的心，但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我仍然答應在我回來後去跟他見面。雖然這是違背我的主張

的。倘使我討厭一個男子，我天生的性情使我不會答應他一點事的。
無論如何我們總彼此道別，答應不忘記那一天。

二〇 一段夜路

那同一天晚上，他們給了我一根裏面藏着錢的帶子，我須把這帶子交給辛弗羅保爾的地下組織。然後他們給我精細的指示，並叫我記牢兩個地址——一個在雅爾脫，一個在辛弗羅保爾。我應該到這兩個地址去，關於也許會在克里米爆發起來罷工方面，給他們指示。

隨即我叫他們給我最值錢的絲內衣，一件好衣服和一切屬於最高貴的行裝的東西。我要裝備得極其仔細。倘使被捕，我決計裝做一個從蘇維埃俄羅斯出逃的女子。我決計說我是一個軍官的妻或諸如此類的角色。

在充分的財產中間，他們給我選出那樣華麗的東西，我只在寧娜·維多羅芙娜家裏見過的。

此外，爲了特別『時式』起見，他們給我一隻紅寶戒指，和一隻手鐲。

但當我把這兩件飾物戴上我因爲廚房工作弄得粗糙不堪的手上去時，我明白，裝做軍官妻子的想頭將非放棄不可了。

但我那時並沒決定我該裝做何等樣人。不知怎樣我總相信一切將順利過去。我相信，以我偵察的經驗，我會不受阻擋而走進白色區域。

我記住了那兩個地址。我把錢帶子縛得立刻就容易丟掉。我決計要像最高的貴族那樣戴一片繫在長鍊條上的單眼鏡，但他們無法爲我找到一片，却代而替之，給我一副可愛的珍珠母的看戲小眼鏡，做得很精緻的。

下一天他們把我帶到直通沛萊珂普地峽的陣地。

最初我想在鐵路橋附近穿越這地方，但師長格列亞士諾夫同志勸我不要這麼

辦。他說，在鐵道周圍一帶都有特別戒備，說必須另找別的通路到白色區域去，因為在這裏不被注意而穿越過去，連最渺茫的機會都是沒有。

所以研究過了整個前線的地圖以後，我們決定最好另選一個地方，距離堡壘不遠的，這堡壘——倘使我沒有忘記或給別處攪錯——是叫做葉斯春斯克堡壘。

這地方是特別沒有掩護。這只是一塊寬廣的空地，像一片草原。所以你可能以為它特別難於穿越。但那裏有一個湖沼。有些地方，甚至是看不見的。做過偵察的我，立即覺察這情形的好處。在這裏，顯然比任何別處都有較少的守衛，也許是可能穿越的。無論如何，所有其他地方都要更壞得多。

這事說起來很有味的，就是十四年後，在一九三五年，這個湖沼裏發見了一個紅軍士兵的屍體。他很光榮地被埋葬了。這事情本身證明，地面雖然平坦，這裏有些地方是相當地隱蔽得看不見的。

另一個可能是沿着西瓦契死湖的湖岸。但這對我比較不適合，因為必須在鹹水

裏游泳兩公里。

所以我鎮靜地決計抱定從濕地走的念頭。我把敵方陣地的地圖研究了兩天。我的任務包括在夜色的掩護之下，努力不被注意而溜過敵方的堡壘線。要做到這樣，我必須割斷有刺鐵絲網，轉到那戒備最疏忽的湖沼地帶。當我到了那裏的時候，我必須開始我從蘇維埃政權出逃的故事了。但那是一個不妥當的開端，因為誰會笨得相信我能夠爲了那個目的，而穿過紅軍陣地呢。但沒有其他方法到白軍那裏去。

一到我設法不被注意而到了他們的後方，那進行便簡單了，因為我帶子裏有文件使佛朗喀爾男爵自己來開口。

我的服裝也給我不少麻煩。我不斷地一件件試穿。我要儘可能自然。但我沒法把它弄得非常自然。所以我決定穿一件有點兒破的平常衣服。但我穿着絲內衣。這使我更像一個逃出蘇維埃政權的失戀女子。

終於一切都準備好，九月二十八日的夜裏我離開我們的戰壕。

我們的哨兵護送我二百步路，把我和一個極熟悉這地方的偵察，留下在那空曠地方。

天是非常地黑。沒有月亮。田野時時被敵人的火箭所照亮。我的心開始跳得更快了。但並無恐懼之心。相反地，起了一陣精力的突然充溢，和一種要儘快儘善地做一切事情的心願。

我的偵察撫着我的臂膀，我們慢慢地謹慎地前進。

最後，我們到了有刺鐵絲網的地方。那偵察和我用剪刀剪斷了鐵絲，繼續前進。聽到鎗聲。火箭又曲曲折折衝上雲霄。

最後，又走了一百步之後，我的偵察給了我怎樣前進的指示，離開我，不見了。

我是獨個兒了。我四周全是湖沼。我走得很慢而且那麼困難，好像我在失掉方氣了。

我依那偵察給我的指示，照那些星星的方向前進。

有一個地方，我在草叢上躺了二十分鐘。我是那麼疲乏和力竭，以致我突然要在我所在的地方睡覺了。我困難地驅除了這種渴睡的心意，繼續前進。但我不久就看見火箭在我的後面曲曲折折衝上雲霄去。這就是說，我已經過了敵人前線的陣地。這雖然難信，却是事實，這功勞是應該歸給我們經驗豐富的偵察的。

一一一 逮捕！

現在我在一塊平地上前進。我走了一俄里多一點，這時我却發見我自己面前就是一個哨兵的小木房。

這是太出於意外了，我幾乎喊了起來。

我跳到旁邊。但恰在那時有一個聲音喊道：

「立定！誰在那裏跑？」

我知道沉默是無用的。我說道：「我想到白軍那邊去！」

隨即我聽得快步的聲音，兩個人奔到我面前。

使我吃了一驚，他們是軍官。我預備好給他們逮捕，但本來以為士兵來逮捕我。跟士兵，我比較容易說話。但這兩個是有金帶子和軍刀的軍官啊。這是一個不愉快的意外。

恰在這時，月亮出來，變得相當明亮了。

軍官中有一個抓住我的肩膀，開始搖震我。你看得出他吃了驚，因恐懼而大怒了。他喊道：

「你是誰？你怎麼到得了此地的？」

另一個軍官說道：「你看得出這是一個赤色娼婦呀！還有誰會在這一帶探索呢？」

我鎮靜地回答道：「先生，把我帶到參謀部去！我要在那裏供出一切來。」

我要遷延時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着什麼。

我對那兩個軍官說道：「我試要到辛弗羅保爾去，爲了私事。我是從紅軍方面逃跑的。」

他們大笑，說道：「不會！但是到師部去吧！」

但他們比較客氣了一點。

我們大家到參謀本部去。

我所有的疲勞彷彿已完全消失了。我熱切地想出我的行動計劃來。沒有脫逃的機會。兩個軍官拔出了手鎗，肩並肩地走着。

我第一件該做的事就是丟掉我的帶子。

帶子是在衣服裏面，縛得很容易脫掉。我不給他們看見，把手在胃上面摸了一下。帶子從我的絲內衣上滑下，順着腿輕輕地掉到草上去了。兩個軍官沒有看見。

突然我對於錢和文件的失落，心痛得幾乎哭了出來。但是沒有辦法。我不得不保牢我的頭顱來做將來的工作。

隨即我心裏想，倘使發生什麼事情，我必須記住帶子掉在的地方。但究竟叫我怎麼記法呢？

我開始數我的脚步。我要把脚步一直數到什麼容易記得的地方。

我數到七百五十，恰當我們走到鐵路線的時候。我再開始數。我數到一個記着七十六這個數目的電桿，數了一百步。

此後，我便想着我那將要造說的故事。

忽然我從我近來作戰的經驗裏，記起了一個有趣的事實。

我們在車涅哥夫附近前方，俘獲了一個白軍軍官，是某個卡勒京上校。他年輕，大約三十歲。他的態度使我們吃驚。

他被帶到參謀部時，態度非常勇敢而率直。

問他來幹什麼。我們預計從他聽到各色各樣的謊話，但是他說道：『不錯，我是因為信仰而做白軍軍官的。我不要隱瞞你們，我對革命並無同情。但我要求你們相信我的決不欺人的話——我不是爲了軍事或政治的目的而到你們這裏來的。我和一個女子相愛，她在我們撤退之後，仍然住在喔岳爾。我對她的愛情是那麼強烈，我決計去看她。倘使你們讓我同她一起回去，那我是人類一份子，對你們極端感激，不願再向你們作戰了。倘使不讓我們回去，我願和她一同住在這裏。那當然是說，倘使你們寬假，不鎗斃我。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就明白我在幹什麼的。』

這些話使我們大家吃了一驚，我們不知道怎樣想纔好。

明格勒爾圖的這一位卡勒京上校，莊嚴地回答軍事法庭上所有的問話，但一口咬定他的戀愛故事。

然而庭上不覺得有什麼該寬假的理由，把那上校宣告了最高的刑罰。法官對他說道：

「我們願意，上校，尊重你最後的請求。倘使你想望，我們會把你所歡喜的無論什麼東西——一張照片啦，你的東西啦，以及最後的問候啦——帶給你所愛的女子。像你這樣的戀愛是給你光榮的。但你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權力不這樣辦。」

對這話那上校大笑了，他說道：「你是說你能相信，在這樣一個俄羅斯存亡所關的時刻，一個俄羅斯軍官會糾纏在一個女子身上的麼？沒有女子！這是我自己的造作，來蒙蔽你眼睛的！這不成功——糟透了！我預備死！」

這使我們大家吃驚得厲害。於是我們明白，白軍在車涅哥夫的敗仗切不可使我們太小看他們。敵人雖然腐敗，他們隊伍裏也有堅強和非常勇敢的人物。以爲他們只是一堆廢物，是犯了政治錯誤。

所以當那兩個軍官把我領到參謀部去的時候，我記起了這件案子。我看來，在參謀部裏講個把戀愛故事，倒是一個不壞的想頭。我們既然相信過，他們也就可能

相信了。

當我決定特地爲參謀部造作一段戀愛冒險之後，我心裏突然覺得好過了些，不再疑慮我的成功了。

恰在那時，軍官之一粗暴地抓住我的肩頭，叫我停在我所在的地方。我們到了一座小屋的前面。也許這就是參謀本部了。

天仍然未亮，但顯得白了一些。或許是五點鐘光景吧。

二二一 第一次審問

爲了某種原因，我不在這裏受審問。我只被他們極粗魯極無禮地搜了一通。但他們在我身上沒有搜到什麼東西。

搜過之後，我在階沿上坐了半個鐘頭，軍官中的一個立在我面前，手裏握着手

鎗，目不轉睛地看住我。另外那個軍官不知到了哪裏去了。

最後他回來，說道：『將軍命令把她帶到強珂埃去。我們裏面，必須去一個。倘使你願意去，那麼，中尉，你去吧。』

這個中尉和我步行了幾公里路，最後上了裝貨列車，這貨車把我們載到強珂埃去。

老實說，一夜的倉皇已把我弄得精疲力竭，所以我一進車子，就在車廂的地板上睡得像塊木頭。我醒來時，我們已經到了強珂埃。

是的，十分鐘以後，我受審問了。我被一個披拉米杜夫上校審問，伴送我的那個軍官在他的面前立正着。

這個上校顯然是他們偵探部的主腦，或者諸如此類的人物。

從那軍官聽取了詳細情形之後，他叫他走開，就單獨給我一同在房間裏，開始非常客氣地對我說話。但他的客氣並不使我舒服。我看見他甚至並不特別注意地看

我。這總使我受驚。這好比關牌，你手上沒有半張王牌。經過一夜的冒險之後，我一定弄得不成樣兒。我覺得我又骯髒又散亂得像個女巫。

那上校向我問這個問題，一切都給了個我以為最妥當的回答。

我準備着告訴他一點動聽而合時的話。我要說我在找一個軍官，這軍官我比生命本身更其寶愛，那就是我所以到這裏來的原因。但在最後一刻，我却慌張起來，並沒說出我想說的話。我說我是一個軍官的妻子，這軍官在克里米。

「他的姓名是什麼呢？」他問道。我答道：「他姓蒲納可夫，名叫猶列·阿那·朶列埃維契。」

「什麼師？」那上校問道。「我彷彿知道這姓名。」

我說道：「他是騎破兵警衛隊的中尉。」

披拉米杜夫上校笑着說道：「你講倒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對不起，你不是他的妻子！」

他望着我那兩隻變成粗糙了的手。

我說：「哎，我是他的太太。他拋棄了我。但我仍然愛他，我決心要找到他。我跟他一同住了兩年。現在我思念着他，所以我不知道怎樣處置自己纔好。」

我看得出披拉米杜夫上校並無要相信我的意思。他開始尋我開心，提出談諧的問句，並問到我的過去。

隨即他粗暴地說道：「我要把你關到地窖裏去。你最好把你來說的話，下一個決心！倘使你繼續說謊說下去，你這下賤的娼婦，相信我，我要把你送到天上去的！你無禮的說謊，我討厭透了！你該好好吃一頓打，即使只爲了你自稱是警衛隊軍官的妻子！」

他召了一個勤務來。這勤務把我帶到隔壁的房子，丟進地窖裏去。

當我正被帶到那地窖去的時候，有一個淡色頭髮的軍官非常要明白究竟地望着我。我看見他甚至要走到我旁邊來，但那押送的人不讓他來。那時我有別的事情要

想，所以並不特別注意他。

我被丟進的那個地窖裏，有一個極小的窗子，小得大够一隻貓進來的。

我是心亂而無法可想。我明白，我前途非常黑暗，結果大概是鎗斃。我因為我不堅決和癡獸的回答，因為我造不出一個更像真的戀愛故事，而對自己生氣。但我非使自己脫出這個糾紛不可。我決定一點都不招供，因為一招供我的死亡就無法避免。我決心咬定那戀愛故事。

我坐在地窖裏一堆廢物和石子的上面，試要想出一個行動的計劃，以及下次審問時該說的話。

突然我聽到音樂。有誰在吹口琴。

我走到窗口，看見披拉米杜夫上校本人在院子裏走來走去。他似乎是非常心事重重而且不知爲什麼抑鬱。

他背後跟着一個士兵，這士兵一邊走一邊吹口琴。

這士兵吹得總是那麼好。他吹着俄羅斯的民歌。

隨即他吹了一個歌，非常意外地使我哭了。我不曉得這是個什麼歌。我以前從未聽到過。這歌用這兩句開頭：

我的腦子在我頭裏凋萎

我的心兒在我血中騰沸……

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哭，不是我這樣的人。但我經過審問之後，神經震顫得那麼厲害，所以這個歌使我啜泣了。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歌。……而那個士兵用了那樣一種溫柔的聲音來唱，以致我的心彷彿要顛倒過來。

但哭了一會之後，我鎮定了。而我這一個懦弱的時刻甚至是有用的。我發誓我在任何情形之下決不灰心。流淚和躁急有什麼好處？還是爲未來的鬭爭蓄積我的力氣吧！還是奮鬥到底！我決計要把我的生命賣個好價錢而且賣得有意思，因爲生命

不是我的，它爲革命所有。

這些想頭使我安靜。我又感到輕鬆和安心了。

黃昏已深的時候，一個年青的軍官來叫我。他客氣得叫人作嘔。他說：『夫人，披拉米杜夫上校請你去。給我一同來！』

二三三 第二次審問

披拉米杜夫上校開始非常有禮地對我說話。他請我坐下，爲我叫了一杯茶。

我開始喝茶，聽那上校所說着的話。他對我說到整個俄羅斯的命運上極其嚴重的時刻，他說倘使他們不得不離開克里米，那麼俄羅斯就要被別的國家四分五裂了。

我要反駁他，但克制着。一反駁就會敗事了。

當我喝完茶的時候，披拉米杜夫上校用拳頭在桌上砰一拳。他喊道：「你是個胡說霸道的傢伙，是個雌狗頭！現在我看得明明白白，你是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

我今天一定鎗斃你！」

我說道：「上校，你·不加思索就下斷語！」

「我給你茶喝，」上校喊道，「來試試你的！你做了兩年警衛隊軍官的太太，這是胡說！你喝茶像農民的樣子！我叫他們給你碎糖，不給你塊糖。你不把糖放進茶裏，却抄在茶匙裏吃。你從來沒有跟一個規矩人坐下共食過！我甚至不能相信蒲納可夫中尉跟你同住過兩個月。停止你無恥的胡說，把實情告訴我！你爲什麼穿過我們的戰線？」

我一直震動到了心底，因爲那上校的推論是極端錯誤的。倘使我沒把糖放進茶裏，並不是因爲我不懂得社交界的規矩。我住在女男爵家裏時，看夠了這些規矩了。我不把糖放進茶裏，因爲我省糖已經成了習慣。那時物品奇缺，沒有人再把糖

放進茶裏。我是用匙抄着糖，再從匙裏喝茶的呀！對於那上校把這樣的胡說作爲他結論的根據，我總覺得生氣。我是那麼萎頓，我實在找不到什麼話來說。

我的沉默幾乎成爲我的誤事。

彼拉米杜夫上校喊道：『我問你，你這雌狗頭，你爲什麼通過我們的戰線！』但是，我雖然失了鎮定，仍然堅決地回答說：『我通過戰線總好見到我比自己生命還要寶愛的人。』

那上校用可怕的聲音喊道：

『你胡說，你這雌狗頭！你農民的手使你敗露！你預備着用那雙髒手來扼住我們的咽喉！世上以前從沒見過像你這樣未受洗禮的廢物！你許我這樣對你說話，證實了我的懷疑。你是一個女布爾塞維克！我料定你甚至身上不戴一個十字架！』

他突然那麼兇兇然抓住我的衣服，把衣服一直撕到腰裏。他是可怕得我以爲他將要弄死我了。

但我自己也發起火來，當他稱我爲未受洗體的廢物的時候，雖然我實際上當然

一點不在心上，生氣真是傻子。但我必須有一點因頭來發洩我的憤怒。

我喊道：『我受過洗禮，我看得出你是狗一樣生在垃圾堆上的。』

他一手抓住我的肩頭，另一隻手用足力氣向我臉上打了一拳。血從我的鼻孔和口裏衝出來。我吐出兩個牙齒。

『我的上帝！』那上校喊道。

他倒到他的安樂椅中，兩手抓住了他的頭。

『我的上帝！』他喊道，『倘使有人敢在五年前告訴我，說我會打一個女子，那我會把他像一隻狗一樣鎗斃的……聽，你！你已用你無恥的固執，激得我發瘋！我不該像我平常打男子一樣打了你！爲此我將永遠不寬恕你！』

我沒有說話。

他脫掉他的戒指，憤憤然把它丟進室隅。

「雌狗頭！」他說道。「我在那戒指上有一個禁止我用體力對付女子的戒條。我是保甫洛甫軍事學校畢業的，而你却使我犯了它的戒條！現在我決計把你鎗斃！」

恰在這時，有人敲門。

「你不可以進來！」那上校用粗野的聲音喊道。

「你聽，披拉米杜夫，」一個聲音從外面說道。「真真一下子！我有極其重要的話給你說！」

門開了。房間裏走進了一個軍官。我看見這軍官就是格萊勃·茨凡推也夫上尉。

他模樣恰像往常一樣。漂亮，衣着考究，他的黑髯鬚點綴着他的面孔。他皺皺眉頭，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但他認不出我。我的面孔受了傷在流血，我的衣服被撕碎，我週身骯髒得像個魔鬼。

他含笑說道：「喔，上校！你怎麼可以？這些是什麼方法呀？」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塊上等薄麻布的手帕，把它丟給我揩面孔。但我沒有揩。我怕他會認出我來。那時候，關於蒲納可夫的造謠，終於會給敗露了。我坐在長椅上，兩手掩住了我的面孔。

那上校說道：「她是一個赤黨！我十分相信是的……我們的局勢是那麼緊張和危險，以致我有點失常了！」

茨凡推也夫說道：「你知道我已被任爲雅爾脫偵探部的主任。我立刻就要動身……至於我們的局勢，那比你想的還要糟哩。……我剛從柯德保夫那裏來。他簡直發狂，他的情形真糟！這一切全是多麼可怕啊，披拉米杜夫！怎樣一個驚心動魄的劃時代的時刻啊！我們寥寥幾個文明人，在農民羣衆的前進前面後退着……到現在爲止我們還立腳在一個小小的半島上，但這能繼續多久呢？」

那上校說道：「我也相信我們是命該如此。不錯，我們是最後的羅馬人。我們

是文明的最後屏障。我們以後就是黑暗和黑暗時代。糟糕，是一個什麼時候啊！」

「好像報應的時間已經到了，」茨凡推也夫上尉說道。

他重復說那一句我曾經從他那裏聽到過的話：「祖先吃了酸葡萄，子孫的牙齒裏感到酸味。」

我渴望痛罵這兩個沒用的傢伙。我要把世界勞動者所創造起的驚人的簇新的文明，講給他們聽。我要說：「不錯，先生們，報復已經來了，對於所有的不幸，所有人民從他們的剝削者，他們的老板和地主所受的災難，報應的時刻已經來了！」

雖然我自己那時對於那些問題還不很高明，但是我要告訴他們，他們的見解是錯誤的。

但當然我不敢把我的地位弄得更糟。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所以我沉默着。雖然那些話撕裂我的心，我仍然強制自己守着沉默。

披拉米杜夫上校召了個勤務來。接着有另外一個軍官，披拉米杜夫細聲對他發

了個長長的命令的，走了進來。

這軍官對我說道：「跟我來。」

我們離開了那座房子。

二四 意外的轉折

半點鐘之後，他們對我演了一齣惡劣的喜劇。他們表演了一個假的鎗決場面。他們要從我迫出我瞞着他們的話。他們以爲，在鎗管子的前面，我一定會陷於絕望，於是把一切招供出來。

他們把我帶到了某花園，叫我靠着一扇門。於是發出命令：「放！」

但恰在這樣之前，他們告訴我，他們會釋放我，倘使我招供。他們用鞭子和鎗桿打我，要我把一切告訴他們。他們打我的肩膀和背脊。我默默地受了這些打擊。

我盤算着，倘使我現在招供，我當然就此完結。所以他們詢問我的時候，我咬定我的故事，雖然臨到最後我在失却力氣和意識了。我幾乎受不了痛苦，憤怒和死的恐懼啊。

他們把鎗瞄準着我，說道：『現在，來，說出你最後的話來！無論如何，這是你的了結了！』

我回答他們道：『我已經把我最後的話對你們說過了。倘使不管這樣，你們仍然決計要鎗斃我，那你們是無賴！這就是我在這世界所說的最後的話！』

他們對於我的固執，極爲吃驚。我看見他們聳聳肩膀，現出吃驚的樣子，我不知道他們如何想法。他們向我頭頂上面開鎗。我倒了下去。我以爲我被打死或受傷了。但結果，我既未打死，亦不受傷。他們把我帶回去，又丟進那地窖裏去。

最初的兩天——我願意老實承認——我躺着一動不動。我甚至沒有碰一碰我吃的東西，只喝了些水。

但隨即我好了些。我儘可能把自己弄得最整潔。接着我感到那樣一種精力的充盈，以致我要脫逃了。

我試要鬆掉那地窖窗子旁邊的一塊石頭。這石頭不爲我的努力所動。但我並不失却希望。

突然我看見有人把一束葡萄放在那窗欄上。這使我吃了一驚。我想——在這些大蟲中間，會不會有一個仁慈的靈魂的？

不管怎樣，我吃掉了那些葡萄。我又開始想着脫逃。

但有一天一個軍官走到地窖來對我說道：

『上來，我必須給你談話。倘使你軟弱得立不起來，我願意幫助你。』

這兩句話使我快樂。把我假定的地位忘了個干淨，我說道：『*Merçi*（謝謝），我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你們的軍官太太們不扶就成，但是我呢，』我說道，『仍然覺得滿不在乎。』

但我太相信我的力氣了。當我走出地窖，發現自己在花園裏的時候，我頭暈得幾乎跌倒。但我不要在敵人面前，顯出我的軟弱來。那不是我這樣的人啊。我彎下身去摘了兩朵小花，來掩飾我的暈眩。

那軍官說道：「這是一種愉快，望着你——這樣一個健康的，精力飽滿的，有力的女子！要是別人，誰都會被你所受過的一切，弄得身體完全毀了的！而你却走出地窖，開始採花，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一般！這一種生命力使我感到最大的羨嘆！」

我說道：「軍官先生，我奇怪你挑了這樣一個時刻來恭維我——我有別的事，情，」我告訴他道，「要想哩。」

那軍官笑着，說道：「我歡喜你粗聲粗氣的話，它們也在我心中找到回聲。它們也表示你偉大的道德力。」

於是我吃驚地望着他。

我看見在我面前一個三十歲光景的軍官。這就是當我正被帶到地窖去的時候，試要走近我身來的那一個軍官。他是淡黃頭髮，面貌醜陋的。他眼睛細小如豬，他面孔浮腫而不康健，一塊面頰上有一個傷疤。

他說道：「老實說，我這許多日子天天看着你！我不瞞你說，你一開頭就使我歡喜！你使我想起我的老婆，她在基夫離開了我……她像你，恰恰一樣地堅強而不屈！力氣和康健是生命中我惟一尊敬的东西。別的都_不使我感動！我自己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田野的和自然界的兒子……但你現在在你面前看見一個何等樣的人呢？我不用「古卡因」，（按：「古卡因」是一種麻醉藥。）就一天也過不了。不用「古卡因」，我只是一束神經而已，倘使你看見我，你一定會覺得奇怪了……是的，不知在什麼地方我失掉了力氣，但我在別人身上看見力氣的時候，仍然能夠向它羨嘆的。」

我最初以為他一定是一種什麼來挑逗我的人，以為他也許被派來試試我的。但

因爲他說個不停，我才明白他是一種瘋子。他身上沒有什麼不平常的地方，他不過受了『古卡因』所生的幻象的控制，被他的心象所蒙蔽了。

他說道：『Mademoiselle，（小姐，）不要爲我的話吃驚！披拉米杜夫上校已答應釋放你，倘使你……』

他狼狽地停了下來，又加說道：『倘使你……總之，他將釋放你，倘使軍官之中有一個跟你一同住……他懷疑你……他要把你放在監視下面。倘使你同意跟我一同住，那麼大家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我對於這個提議是那麼吃驚，所以我最初甚至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

他把他的話再說一遍，又補充說他不想強迫。他當然可以不這麼做，但他要真正的情感，不要暴力。

也許在我的地位我應該同意的，但我不能同意。我的女性的心兒充滿了憤怒和駭怕。我拒絕這個做他太太的提議。

他說道：「我不知道你是何等樣人，我也不要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作戰的軍官。因為受了一個傷，我經管軍需。我是一個中尉，最近四年來一向是中尉，並無絲毫的思想做個將軍。」

我問他道：「你自己到上校那裏去說的呢，還是他向你提議把我給你的呢？」

那中尉說道：「我覺得我在你眼裏，已經把我自己降低了，但是倘使你要知道事實，那麼是我向他要你的。他說道：『你可以要了她去，只是不要讓她闖出禍來。你要爲她負責任的。』」

「你答應了麼？」

「是的，我答應了。」

我說道：「可是，我不答應！我不是可以被買的，像你們軍官慣常在街路上買的那些女人一樣！告訴你的上校，他是個賤胚！叫他到別地方去爲他的部下找尋娛樂。」

那軍官窘透了。他說道：「好！我將告訴上校，說我們已經講好了；你可以要到那裏就到那裏去。」

這我以爲是假仁假義。但我說道：「倘使我相信你的話呢？」

「去！真的去！只是請你記着你可以找到我的地方，倘使你在辛弗羅保爾找不到你的愛人！許我介紹我自己——瓦希里·可馬洛夫，辛弗羅保爾軍需部的主任。你在那裏很容易找到我……也許你不得不去找我。你沒有錢，沒有護照，沒有寓所……所以我放你走，相信我們的路徑將再度交叉。我是相信命運的，我知道你是被派來給我，代替我那爲了某個粗胚，而拋棄我的老婆。她既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的心。好，你自由了！去吧！」

可馬洛夫用手做了一個演劇似的姿勢。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我又開始想知道這一切是不是一種鬼計。但不論它是什麼，我總感激這個機會，即使我不能相信它愉快的結果。

我說道：「你是說，我該從你的話中，明白我是自由了麼？」

他說道：「是的，你是自由了。只是倘使有人問你，你必須說你已經給我好了。」

由於自由的愉快和幸福，我跳起身來，像人們在一個極快樂的日子一般感到了一種精力的充盈。

二五 在辛弗羅保爾

我很快地修整我自己，洗了面，整理好我撕碎的衣服。但當我在鏡子裏看自己的時候，我是惱亂極了。我的面孔浮腫而且受傷。我的碧眼像以前一樣發光，但其他一切都已換了樣子。我該需要兩個星期來使一切恢復它平常的形容。

但我仍然決計到辛弗羅保爾去。

我向可馬洛夫中尉告別。我吃驚地望着他，詫異他爲什麼放我到一個不知道的目的地去。

我把這告訴了他。他笑着回答說，他很高興我體會到他的俠義。他說，不是有的女子都是這麼敏感，他說，不是所有的女子都能了解一個男子的心的。

「而且，」他加說道，「不論你到哪裏，我都找得到你。我相信你沒有我的幫助，就不能越過辛弗羅保爾……倘使你越過，那就是說這不是我的命運，說你命中不該來代替我失去的老婆。」

在這裏我明白我的機會比較大得多，倘使他能實實在在地說到結婚。但我仍然趕到辛弗羅保爾去。那邊有工作在等待我。一個敵人，白軍中一個淡黃頭髮的中尉，渴求着崇高的感情，在一個反革命的祕密偵探機關的四壁之間找尋這種感情——跟他結婚是不會適合我的。

我下一天到了辛弗羅保爾。

辛弗羅保爾像一個被圍的城市。車站的一支電桿上掛着一個人體。隨處都是隨身帶鎗的軍隊。我已知我的境地將是悲愁的，倘使在我應該給他們發生接觸的人們中間，我不能找到一個。同時我覺得，要在這裏找到一個人是實在不可能的。

當我到了我要到的房子的時候，我看見有騎兵的馬在房子前面。花園裏是一個軍隊的營帳。

當然我不會冒險進這房子去。那倒是一件妙事——在向一個地下組織作着報告時，當場被捕！

一切都表示這裏革命黨的中心已被破壞。但這仍然非經證實不可。

我立在街上離開這屋子不遠的地方，這時我突然看見一個女子向我走來，她前面趕着一頭牛。我給她談了一次話，談話的結果是這女子提議我該去跟她一同住，幫她工作。

我的處境是可怕的。沒有錢，什麼都沒有，我簡直會送命的。此外，我受傷的

面孔使我不能照我們的計劃進行。我答應了。我給她一同去。

原來她住的地方，跟我興趣所在的那座房子，只隔開一座房子。

我就此開始跟她同住。我在那裏耽擱了十多天。

在那期間，我的面孔又恢復常態，我又是以前的我了。我心裏想，倘使可馬洛夫看見我像現在的樣子，那他不很會那麼輕輕放我走的了！

此外，在那十天裏面，我發見了一切詳細情形。我得知柯德保夫將軍的行動使辛弗羅保爾所有的居民受到極端的恐怖。只到最近為止，屍體一打一打地在電桿上蕩來蕩去。至於我被派去的那中心，那裏有一個鎗擊的故事，許多人被補和被擊斃。

總之，一種使我在辛弗羅保爾的逗留成爲無用的局勢，已經發生。我現在非到雅爾脫不可。但怎樣去法却是問題呀！

到那裏去是不容易，在我的境地簡直是做不到，因爲我沒有法律地位，甚至沒

有那最可憐的小小的人身證明書。同時我又覺得我必須行動。我非到雅爾脫並且建立起關係不可。我並不是被送到海濱浴場來恢復康健，却是被派來做工作的啊。然而自從我穿越敵人戰線以來，三個星期已經過去，我却什麼都沒有做。再加上我失掉了那有黨的款子在裏面的帶子。這一切使我陷入了深沉的抑鬱。我確實不知道怎樣着手才好。

甚至有一刻我想懇求馬洛夫中尉。我想我可以通過他做一點事情。但每次這念頭起來，我就把它丟開。去給這個中尉發生什麼關係，在我是很難的。他把他表露的，虛偽的俠義和醉後的瘋狂激怒了我。

我決計不要他的幫助而做去。

二六 手與心

所以我有一次猶豫不決地正從車站到我住的地方去。突然而意外地，我發見自己跟可馬洛夫面對着面！

我吃驚地喊了起來。我試要趕快逃開。但他追上我，抓住我的臂膀。我看出他是在嗅過「古卡因」以後的神志不清的狀態中。

他說道：「寂寞已經又使我嗜好起「古卡因」來了。我有一種心病，這對我致命的……我知道只有你，一個強壯康健的女子，才能從可怕的滅亡中救我出來。……倘使我失去你，我也就失去我自己，因為這裏沒有女子有一點點像你的。這裏的，她們自己全都需要救助。但你是強壯得只要立在你旁邊就使我感到安適和幸福。自從我老婆和我分開以來，我還沒有過這樣的感覺哩……不要拋掉我，因為沒有你，我也就沒有了！」

這話到了我的舌尖上：「好！你去沒有吧！這究竟關我什麼事呀？」
但當然我沒有說出。我要他給我時間來下決定。

我說道：「我將在兩天以後到你那裏來，把我的意見告訴你。但此刻我不能說什麼話。對於我在找尋的那男子，我心裏還留下一點愛情。倘使明後兩天我找不到他，那麼我將跟你達到某種協議。」

他不忍放我走。但我堅持要走。我只答應在咖啡館中坐在他旁邊一會兒。我們在那裏吃水果，關於他心中所生的對我的愛情，他嘮叨了好些無聊話。

但我覺得他那麼討厭，以致我幾乎約束不住自己，要說出侮辱他的話來。

最後我立起身來走開，不讓陪伴送我。

向他分別時，我告訴他，我會自己到軍需部去找他。

但是兩天過去，又是兩天，我依然沒有去。我決計不用他幫忙，扮作妓女，而到雅爾脫去。

我自己已經做好一件非常瀟灑的衣服，我從我所遇見的一個姑娘那裏得到一枝塗嘴唇的紅鉛筆。我把頭髮梳得很出色。於是我真正恰像一個人行道上的女神了，

而且決不是一個難看的哩。

我告訴我的房東太太，說我必須到雅爾脫去幾天。她讓我去。她非常感激我，因為我什麼都能給她做，甚至洗衣服。

現在全身穿著齊整之後，我在一面極小的鏡子前面扭來扭去，計劃我在雅爾脫的行爲。恰在那一刻，有誰會走進屋子來呢，除了可馬洛夫自己。

原來他曾經尾隨過我，發見了我住着的地方。現在等我等得厭煩了，他自己上了我這裏來。

他現在的心情是特別地頹喪和神經質。但他服了那麼多的麻醉藥，以致他並不注意我的裝扮。他在他昏沉的狀態中甚至以為我現在恰像一個英國太太。

突然他跪在我面前，懇求我應答他的情感。

我一剎那間把局勢概括起來。我心裏想，在他現在軟化的狀態，我能够隨意支配他，我也許可以通過他做成不少事情。

我只是確不定，爲了達到我的目的而和他同居，是否正確。這問題已使我煩惱了許久。最壞的是，我沒有一個人來商量；和一個敵人同居而通過他來達到我的目的，這不是許可的。

一般地說，他不是一個怎樣有自覺的敵人。他不是一個伶俐的人。顯然他是環境的犧牲，十分偶然地出現在白軍的隊伍中間的。

然而一個行動的計劃却一剎那間在我的腦中成熟了。總之，我想，爲什麼假裝妓女就行，而和他同居便不行呢，尤其因爲我能够避免實際關係，只是磨難他作弄他？這想頭比假裝妓女更使我快樂，妓女是什麼事都逢得到的，尤其和醉漢在一起。

當可馬洛夫中尉重又複述他的話，說：沒有我，他感到難堪的空虛，沒有我，他將繼續喚『古卡因』，將弄得完全毀滅；這時候我說道：『你要我怎樣呢？』

他抓住我的肩膀，縱情地擁抱我。

他說道：『我把我的手和我的心獻給你！倘使你高興，我們明天就結婚！』

我們又上咖啡館去，吃水果。

他在我的眼色下面酥軟了，刻刻吻我的手。我吃驚他竟盲目得不看見他在吻着的是多麼粗糙的農民的手。

是的，我立刻明白我做得不錯。我能夠歡喜怎樣就拿他怎樣。我的腦中甚至閃過了這個想頭，就是我可以去找那帶子。但是現在要到雅爾脫去。

我對他說道：『只是有條件的，就是我到雅爾脫去！去了以後，我要略爲休息一下，到克里米各處去旅行。』

他立刻同意。他說他可以立刻調到雅爾脫去；他有那麼多的關係和相識，所以這不成問題。去了以後，我們可以沿着整個克里米海岸旅行，只要克里米是在『我們』手中。

他說我們一定兩天以後到雅爾脫去。

我的心消沉了，當他稱我爲他的妻的時候。我已同意他的提議，這我以爲是可怕的。我現在覺得我和他兩天也過不了。

但是事已決定，無法挽回了。

二七、蜜月

我以爲他是一個可怕的冒險者，這一位瓦西里·可馬洛夫。他無疑地有着極好的關係和一個交際圈。此外，他富有得叫人難信。無疑地他從四處偷錢。錢在他是從來不算東西的。

一剎那間，他爲我備了三件衣服和一頂帽子。又給我一隻手鐲和一隻錶。他告訴我，他要爲我創出一種神仙似的生活。

他把我介紹給他的酒友們，他們都是在他的運送艦上做事的。這些都是殘廢的

軍官。他們都是大酒鬼，顯然無所忌憚。其中兩個是他的知友。

可馬洛夫鄭重地把我介紹給他們。他告訴他們，說我是此後代替他沒心肝的老婆的女子。那兩個軍官依照他們貴族的禮貌，到我們面前來，馬刺叮噠地衷心祝賀我們的新生活。

隨即我們四個人一同回家，不久之後，除了我，全都喝醉了。

他們唱了一個歌，這歌使他們哭了。這個歌裏面有幾行說最後的時刻已經來到，說敵人擎着鎗就在近旁，說他們大家將被鎗決。有幾行是極好的：

太陽不再明亮，

雲霧是陰沉而淒涼，

原來我們等待子彈的飛到，

因為紅軍已經近了。

當他們喝醉時，這些軍官把那個歌連續唱了不下十遍。每唱一遍，他們都放聲

痛哭。他們說，克里米時代的確已將告終。說，白軍守不住克里米，雖然沛萊珂普地峽本身就是非常難到的。

自然我不和他們討論這些問題。我把可馬洛夫弄上了床。他因為酒和「古卡因」，（他整天嗅着「古卡因」來振作精神，）睡得像個死人。

第二天他起來蒼白而有病。他不得不再嗅「古卡因」刺激自己，來恢復他的常態。

我吃驚地望着他。我簡直不能了解，一個農民的兒子，天生是一個康健，強壯的人，怎麼會在那麼一個短時間內把自己的神經毀成了那樣。但他不久對我承認，說：「一個田野的和自然界的兒子」的他，而且還是一個鄉村的教會執事的兒子，這執事是一個公認的大酒鬼，不很是一個常態的人，是在教堂裏自己吊死了的。

這一個田野的兒子，對我極其客氣有禮。但他幾乎用了武力來使我戴上帽子，當我們出外的時候。他說，這是絕對必要的。說，禮儀需要如此。我不歡喜戴帽。

我戴不慣，對於像貴婦那麼走來走去，我極感狼狽。

但他告訴我，說他甚至預備我穿戴了這種裝扮，伴我到科學院去；說我是那麼美好和高貴，並且恰合最高級的交際界的要求。

那時我的確曬得很黑。我的手看來像我其他的皮膚一模一樣，不再是紅的了。我的面孔曬得像非洲人一樣黑。所以穿了我的新裝，我真會被人當作什麼避難的男爵夫人的。

許多人會回過頭來，眼睛跟隨着我，當馬洛夫和我在辛弗羅保爾的街道上走路的時候。我記得，我穿了一件淡顏色的，棋盤格的衣服，這衣服真是可愛；戴了一頂絲紗天鵝絨的帽子，帽上飾着一根羽毛和各式各樣的裝飾品。雖然已是十月，那裏還很和暖。個個個都不穿外套，來來往往。

我的可馬洛夫簡直愛得發狂。看見個個個都向着那麼漂亮和衣服華美的我注視，給他那麼大的愉快，以致他預備整天和我在街路上走來走去了。

但這一種社交生活並沒使我看清我真正的利益。我從未忘却我的目的，而且別的我什麼也不想。

我叫可馬洛夫儘速爲我們辦理到雅爾脫去的事情。

兩天以後，我們坐了一輛車子開到那裏去。

我們有那麼多的行李堆積在兩輛貨車上，以致我想到他偷了多少東西而笑了。他有皮外套、畫、瓷器、傢具等等。

我們自己在前面坐在那車裏前進。不久我們就在雅爾脫了。

二八 在雅爾脫

雅爾脫給了我一個不尋常的印象。那裏我所歡喜的，是那碧綠的海，那些漂亮的房子，和那散步場。

那時候，海很狂暴，浪頭高得直冲上人行道。

可馬洛夫和我寓在法國飯店。有錢可以任意揮霍的他，最初要寄寓在那最好的俄羅斯飯店，但這裏住滿了頭等人物，所有的房間都沒有空。

就在我們到達的那第一天，我設法使我的男人喝得有點兒醉，他自己躺下熟睡了。我立刻急急出發到他們給我的那地址去。我去的時候，是激動得很。在我看來，倘使此地我也受到一次失敗，那就是說我是毫無用處，不值得他們把那些希望放在我身上的。

當我沿着那散步場走去的時候，我看見我四週的人羣而感到驚異。我時常被一種他們的存在已經被我忘却的人所遇到。在這裏沸騰着的生活，是跟我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

這裏有各色各樣的時髦太太，她們花邊做的遮陽傘和難以相信的戀愛使我生氣；有強壯的，祖傳的地主和將軍；有照例的軍官，少婦和蕩婦之羣。他們大家沿

着那散步場散步，曬着那輝煌的陽光。似乎沒有人在想到戰爭，想到紅軍已在他們門口。

我繞過市場，走進本市的古老的區域。在那裏我容易地找到了我所要的。

許久時候他們不肯相信我，把我一家家領轉來，但最後我們達到了諒解。同志中有幾個眼中流着淚水，當他們得知我是被派到他們那裏來的。他們急切地詢問我，一切都使他們感到興味。我把我帶給他們的訊息全都告訴了他們，並把那款子的遭遇也對他們說了。我答應他們我要去找那帶子。

他們勸我不要冒生命的危險去找，但我心裏已經決定我要去。

他們把他們困難的情勢告訴我，講到柯德保夫，他已破壞了辛弗羅保爾全部的工人組織。我們達到『無須再等多久』的結論。他們告訴我，白軍是在驚惶的狀態，不再希望成功了。

這使我驚異和高興，我爲熱忱所驅，決計試去找尋我的錢帶子。雖然這工作似

乎不會有結果，理應失敗。

我轉着這些念頭，回到了旅館。

我的可馬洛夫已經醒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但他一看見我，立刻就和他的焦急忘得干淨，而且是那麼快樂，以致他又開始把他逐漸從旅行箱裏拖出來的各色各樣的寶貨，奉獻給我。我呢當然假裝很歡喜這些禮物。

我們出去沿着那散步場散步。我告訴他，我明天也許要到辛弗羅保爾去探望我從前的房東太太。他提議和我同去，因為他閑空到現在，還沒得到什麼任命哩。但我拒絕了，他懷疑地望着我。

但我只緊緊地捏捏他的手，他就因這些微的撫愛而像一個傻子似地酥軟了。他開始當着大家的面擁抱我，甚至要吻我，但我躲開了他。

我們現在正沿着那散步場散步。這是一天晴朗的日子，時間已經向晚。可馬洛夫和我挽着臂膀散步，靜靜地談着話。

突然我發抖而面色蒼白起來。可馬洛夫說道：「怎麼啦？你面色難看得很。」但是我說不出話。向着我們，寧娜·維多羅美娜正在走來，她旁邊是步態照常做作的猶列·蒲納可夫。他們背後急急地走着杜拔沙夫將軍，有一個老婦跟他在一起。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我遲疑着，想要避開，但可馬洛夫阻止我。恰在那時，我們彼此碰面，那班人全都走過了我們。他們沒有認出我。我的可馬洛夫中尉向將軍行禮，我們向前走去。

但我回頭去看。那一刻他們也立定在欄杆邊，立着看那些海豚在浪中歡躍。我望着蒲納可夫，我要知道他現在怎麼一個樣兒。但他恰是一向的老樣。曬了南方的陽光，也許稍稍黑了一點。

我記得他關於「人人」的歌。彷彿他體會我的思想似的。突然他說道：

「人人知道沒有歡樂……」

當他說出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笑得那麼響，從他們行爲的規矩看來簡直是不成體統。大家都望着我，但我避開了。他們依然沒有認出我。

我的傻子瓦西里·可馬洛夫對我剛才所望着的那個人，突然感到了極端的妬忌。他以為我對那漂亮的，洋娃娃似的軍官，一見傾心了。

他粗暴地拉住我的臂膀，我們向前走去。但我不再要散步了，所以我們走到那舉行音樂會的奧第安咖啡館去，這咖啡館開在一個地下室裏。我們在那裏聽小曲。我們看他們按着「悲哀」跳舞，「悲哀」躍動，「悲哀」唱一支歡樂的歌！」的調子而跳舞。

二九 一次找尋

下一天，在黃昏已深的時候，我提議我們兩個在房間裏吃一頓豐盛的晚餐。我

要馬洛夫喝醉得下一天極晚才起身。

他是極其自誇的，要我激動他，並不費事。我要求他做給我看，「古卡因」怎樣服法，他就嘗着我面嗅完了整整一塊粉末。接着，在夜裏，我們喝了極多的酒。我喝得不多，他可作着鯨飲。他被狂亂的念頭所支配。他實際上愛着我，但一下之後，酒將使他把不住自己，他將驚異地愛慕地望着我。

且說我們繼續喝酒，喝到了早上。恰在天亮之前，他人事不知地倒下了。我就拿了他的文件，穿了出行的服裝，叫一個已經接洽好的汽車夫把我開到強珂埃。

路上我幾次被哨兵攔阻，但我把我的文件給他們看，並且說道：「我去跟我丈夫會合。」他們就立刻讓我通過，因為我「丈夫」的文件上有着「佛朗喀爾」的簽字。

車夫把我載到辛弗羅保爾，我在那裏換乘了蒸汽引擎，被載到那第七十六俄里的地方去。下車之後，我步行，數着必要的脚步數，但說來奇怪，那帶子我找不

到。我把我的脚步數了幾次，但是徒然。這使我氣極，因為我是個偵察，這樣的事是不可恕的。

但是黃昏近了，我不得不把搜尋放手，因為這搜尋，就逮捕而論，而且不是沒有危險的。

但恰當我想到回家的時候，我偶然發見我的帶子在草中間。我用腳碰碰它。我相信我甚至樂極而大喊。

我從帶子裏拿出了錢（是白衛軍的錢），把它放進我的袋子。那帶子我丟掉了。

隨即，經過好大的困難，我回到了強珂埃。在那裏，化了一大筆錢，我雇了一輛二輪馬車。

馬車到一天早上才把我載到雅爾脫。

我滿心不安，走到我們的房間去。馬洛夫在睡覺。說不定他在等我回來的時候，始終喝着酒。房間裏摔滿了酒瓶，紊亂得很。我藏好我的款子，上床睡覺。

幾個鐘頭之後，經過了一場激烈的吵鬧，我們言歸於好了。

可馬洛夫仍舊有點懷疑我或者跟一件政治事件或者跟一件浪漫事件有關。但我這方面的極細微的撫愛立刻使他鎮靜了下來。

但現在他開始謹慎，試要永不讓我單獨出去。經過極大的困難，我才設法溜到市區，交付了錢。交過了錢，我鬆了口氣。我的使命終於完成了。我終於——冒了多少的險——絕對地完成了我的任務了。

那晚上我是那麼快樂，以致可馬洛夫十分驚異，又開始懷疑我做地下活動了。這個人又開始以他癡妄的自誇和自滿，使我憤怒不堪。我又討厭跟他在一起。但我必須等待一個順當的時刻離開他。

三〇 撤退

同時，在雅爾脫，事情愈來愈緊張了。

人們在街路上公開地說着白軍守不牢克里米。

我的可馬洛夫有一天出去辦公，蒼白而發抖地回了來。他說，本地必須撤空，說有幾個機關必須就在那天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雅爾脫。

他還不知道前線出了什麼事，但似乎大變已經臨頭。

突然確有幾艘輪船開到雅爾脫來，開始搭載客人。

說有不少的驚惶，是不確實的。許多人都早已準備有這一着。許多人都早已離開，但這裏的空氣仍然緊張了起來。隨處都見到驚惶而不安的面孔。人們在忙來忙去。

一大羣人聚集在港口的輪船售票處。但還沒有人確切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究竟萊珂普已經失陷了呢，還是白軍仍然守着。但有流言，說紅軍作了次猛攻，突破了陣線。但這究竟多少嚴重，却沒有人知道。

下一天又有幾艘輪船開到雅爾脫。

那些資產階級和軍官，又帶了大小箱子，趕到港口。

貨車裝運着各機關的財產，各色各樣的紳士淑女驚嚇和焦急得吸呼困難，徒步走過。

碼頭上混亂得叫人難信。一大堆一大堆的乾草和廢物，完成了這幅混亂和逃亡的圖畫。

我極其感動地看好這個逃亡。

我去看每一艘輪船，看好俄羅斯的貴族和商人在匆匆離絕他們以前的祖國的海岸。

被侮辱的人民的憤怒，在我胸中沸騰。我隨處見到焦急和哭泣的面孔。我看到恐懼和驚惶。但我的心中不是充滿了哀憐，却是充滿了得意。因為我親眼看見報應的時刻，因為我能夠看着舊生命的逃亡，這舊生命損傷了人民最好的脾氣。

這是一個難信的景象。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時刻——俄羅斯紳豪階級的逃亡，人民的壓迫者的逃亡！他們在逃亡中已經到了那個無處可逃的時刻！他們坐上輪船，逃到土耳其去。

這一種景象使我那麼滿心得意，以致我整天地立着微笑，使人們開始把我注意。但我只揮揮我的手帕，喃喃地說道：『再會，親愛的朋友們，再會！』

同時，岸上正在出演着各色各樣的悲喜劇的場面。有幾個因為行李笨重，登輪遭了拒絕。他們怒罵，狂喊，並提到最高的名人，但這一切現在是值不到兩個大了。所有的將軍和男爵都溫順地服從章程，一上了船，就鬆了口氣。

有的哭泣，有的說道：『我們兩星期後回來！』有一個將軍喊道：『他們非請我們回來不可！他們中間只剩下了農民！』

我極想抓住這個畜生，但當然我克制住自己。說起來，我絕對地決心要看我以前的女東家寧娜·維多羅芙娜女男爵的出走，但我不知怎麼錯過了這個了不起的時

刻。我只當那輪船已經開動的時候，看見他們立在它的甲板上。那女男爵似乎憔悴了，靠在那將軍的臂膀上立着，蒼白得像個屍體。蒲納可夫沉思地凝望着遠處。我嘲弄地對他們揮我的手帕。我覺得彷彿他們認出了我。猶羅契卡指點着我，他們開始從看戲用的眼鏡裏望我。

但輪船已經離去。我回到旅館。突然白軍在雅爾脫出現。這些白軍，我們聽說，是屬於依席恩團，從沛萊珂普退下來的。有些兵士鎗枝也沒有。全是拖泥帶水的樣子。於是我們大家明白前線出了什麼事情。

情感達到了它的頂點。店舖統統關門，所有散步的人都在一剎那間從那散步場上失了踪影。

更糟的是，那團兵士在雅爾脫找不到給養，打進市區的兩家店舖，搶劫他們。又有幾艘輪船到埠。我們可以感覺得出，這逃亡正有人在什麼地方組織着。

三一 家庭戲劇

同時，我的可馬洛夫中尉警告我，說我們將搭西亞杜西亞號船動身。說這顯然是最後一艘輪船，說我們的動身不能再延遲了。

我問道：『我們到哪裏去呢？』

他說道：『我們到君士但丁堡去。不用擔心將來！我已打算好我們的前途。』他摸摸他的幾個口袋，袋裏塞滿了各色各樣的東西。

分手的時刻已經到了。但我覺得不必演一場『家庭戲劇』，所以我不告訴他我不去。

我對他說道：『可馬洛夫，你到港口去，我馬上就到那裏。我必須對一個人告別。』

他像傻子一般照辦了。

我向相反的方向狂奔。我奔到一座被人委棄的房子，房子的門半開着，我走進去，坐在窗前。我向外望着海。我高興我這麼做，因為我要免得說明。說明沒有好處。這人對我非常生疏。他是我的敵人，我曾經利用這個敵人來達到我的目的。讓他到地獄去也罷，到君士但丁堡去也罷，我不給他說明。

我在那房間裏坐了半點多鐘。最後我聽到那輪船的兩聲汽笛。這就是說，一切都不成問題了。我的可馬洛夫一定在四處找尋我之後，安靜了下來，帶了他貴重的東西動身了。

但突然我聽到一個喊聲。從窗裏望出去，我大吃一驚，看見可馬洛夫向我的房子奔來，有一個女子正把這房子指示給他。

我願意老實承認，我是那麼地不勝駭異，以致我有一會兒動彈不得。

可馬洛夫衝進屋子，立在門檻上。在狂亂的焦急之中，他是可怕的。他沉重地

呼吸着。

他一看見我就舉起手鎗；他可怕地發着誓，向我開鎗。但一剎那間我覺察了他的存心，就倒到地板上去，他的子彈高高地在我頭上飛過了。

他預備再開鎗，但我對他說道：

「瓦西亞，你爲什麼對我開鎗？」

他說道：「我對你雌狗頭開鎗，不是把你當作一個階級的仇敵，我疑心你是一個階級的仇敵，却是把你當作一個懷了貳心，要離棄我的女人！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你是一個教士的兒子！」我喊道，同時突然奔上他去，拿掉他的手鎗。

他幾乎不加抵抗，放掉了鎗。

現在我靠牆立着，手裏拿着手鎗，他望着我，他的眼睛轉着。

但我不能向他開鎗，他是那麼可憐和狠狽。

「聽好，你這條狗！」我喊道。「你可憐的頭腦能够明白誰在你面前麼？」

「我的上帝！」他喊道。「現在我明白你是什麼人了！也許你們個個都一樣強壯而康健的吧！那就是我們的軍隊所以打敗仗的原因啊！」

突然他跪在我面前，說道：

「我不怕你向我開鎗，我怕你離棄我，怕你已經離棄了我，怕沒有絲毫的機會抓你回來！」

「你是這麼懦弱和沮喪，」我說道，「連向你開鎗都叫人覺得討厭。」

我在憤怒中把手鎗丟在地板上。這一跌使手鎗突然放射了。

可馬洛夫說道：「我不像你所想那麼懦弱，但我已經沒有辦法，你必須幫助我。」

「不，我的朋友，」我說道。「我的生命不是爲了拯救像你這樣的人的。我的生命爲人民所有。我被派來完成一種跟救人相差很遠的使命。倘使願意，你就住在

這裏，但我不願和你同住。那是像你今天向我開鎗一樣地確實，你這頭獵犬！」

我的話和我的稱他獵犬突然激怒了他；意識錯亂的他從平靜變爲盛怒。

「你是一個下賤的女布爾塞維克，」他嚷道。「你仍在我手掌之中啊！我要叫兵來揪打你！我寵愛你得夠了！我要叫你受鞭子的揪打！」

他向那仍然放在地板上的手鎗，猛撲過去。

就在那一剎那，我踢他的手，彷彿它是一個足球一般。他倒下去喊着。

於是我迅速地拾起手鎗，把它瞄準着那中尉。

我對他說道：「那麼，現在，馬上就滾到港口去，給鬼一同到君士但丁堡去！否則我現在送你到那裏去，從天上的路！」

馬洛夫明白我不在說玩話。他立起來，稚氣地說道：「但輪船已經開掉了，安葉契卡！叫我到哪裏去呢？」

我說道：「到港口去看一看——也許那邊有一點什麼。倘使有，爲了上帝的緣

「故搭了去吧！」

他說道：『好，我去看。但倘使什麼都沒有，那我要回來，和你同住。倘使有，我就去。讓命運爲我決定吧！』

他像瘋子一樣奔到港口去，我坐在那裏，被剛才發生的事情弄得心煩意亂。

我不確切知道港口發生了什麼事。我後來才聽說馬洛夫在跳板上走上一艘捕魚帆船去的時候，身體一掙，跌到了水裏去。說他跌下去時，頭撞在岩石上。他們把受了重傷的他救到船上，把他載到了西亞杜西亞號船上或者什麼地方去。

但他後來的遭遇怎樣，我永遠沒有發見。也許他們把他送到了君士但丁堡去，倘使他倖僥之至，未曾死去。

我並不可憐這個人，因爲他是我的敵人，且不說我，他總是一個毀了的人。把他拉回到正確的途上，這不是我的事情。

三二 尾聲

我們就在那一天盼望紅軍到雅爾脫。但紅軍沒有來。是三天以後，第一批紅軍的戰士才在本市出現。這是一個鄭重的時刻，一個快樂的時刻。這是從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的人民的一個節日。

確乎，這一天在我是變成了陰沉，因為有人報告，說我做過一個白衛軍的妻子，是一個密探，受反革命的偵探部的雇用。這當然幾乎立即就被否認掉，一切都水落石出。但我對於被捕了整整兩個鐘頭，感到討厭。

我被帶到一個包克哈拉長官的地方去，因徒們正在那裏受審問，同志中有一個熱心地向我咆哮，甚至要把我當作敵人鎗斃。有一刻我極怕我竟然死於我們自己的一顆子彈。但後來我們雅爾脫的同志中有一個走了進來，於是一切立刻都弄清楚

了。

接着，當聽說到我的時候，人人都來祝賀我，緊握我的手，爲溫柔所克服而吻我，向我祝賀我們偉大的勝利……

至於我以後的生活，我可以簡單地總括如下：就在那同一年，我和那跟我同姓的卡斯霞諾夫同志結了婚，他是我以前在埃喀推列諾斯拉夫認識的。我們非常幸福，在精神的協調中一直生活到他死的那天。

我很悲傷失掉這一個出色的人，這一個有真實的同志精神的人。我哀悼他，恰像我在前線失掉我第一個丈夫那時一樣地厲害。

是的，我當然在革命期間失掉了許多我一生中出色的人們。但來補償這個，我已發見構成我們日常的歡樂和誇耀的東西。

一種跟我們現在正在建立的不相同的生活，想起來是多麼殘酷和悲慘啊！跟我們的人民不相同的人民，他們中間像革命之前所存在那樣的不同的，資產階級的關

係，想起來是多麼殘酷啊！突然見到商人，時髦太太，大公爵，地主和一種極困苦，被榨窮的人民，他們的尊嚴受着侮辱，這是何等地受不了！

我常常突然感奮起來，因為我的人民能够完成一個偉大的人民革命，能够創造一種新生活，這新生活將一年比一年更其優美。

這就是我發見來代替我的損失的東西。

我過去的生活現在看來是一個多麼遼遠和被忘却的段落啊！例如，四年之前，我偶然從一個在國外就了許久的朋友那裏，聽說到關於那亡命的寧娜·維多羅芙娜女男爵的某些詳細情形。似乎她在巴黎開了一家 Atelier Modes（『時裝技術室』），發了大財，成了一種時裝專家。她跟她的將軍離了婚。將軍呢，雖然年老，做着外國某酒館的 maitre d'hotel（膳務員）。

猶列·蒲納可夫當他們還在南斯拉夫的時候，用手鎗自殺了。他是懦弱而不適於生存，像一朵暖房裏的花兒，這朵花因為某種未知的原因種植在資產階級生活

的花園裏。

至於格萊勃·茨凡推也夫上尉，他在巴黎做了許久的汽車夫，但隨即和一個七十歲的美國富女結了婚。

安娜·卡斯霞諾娃把故事這樣結束道：

「那個紳豪階級和商人階級的俄羅斯久已永遠沒落了。我是那一頁歷史的一個自觀者。我所以敢費了也許比你們所想的更多的時間，來把我的生平講給你們聽，原因就在於此。」

新時代的曙光

每冊實價八角

著者 蘇聯·淑雪兼珂

翻譯者 斯 嚶

出版者 海燕書店

通訊處：香港灑花街33號三樓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37128

